



9.55  
3-4

## 人 物

別斯謝妙諾夫(姓)，葛西里(名)，葛西里維赤(父名)(Бессеменов, 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)，五十八歲，富裕的小市民，一個油漆部的工頭。

阿庫林娜·伊凡諾夫娜(Акулина Ивановна)，他的妻，五十二歲。

達吉羊娜(Татьяна)小學教員，二十八歲 } 他們的子女。

彼得(Петр)，曾經是大学生，二十六歲 }

尼爾(Нил)，別斯謝妙諾夫的養子，機師，二十七歲。

畢爾契與(Перчихин)，別斯謝妙諾夫的遠親，歌鳴鳥雀的

斯文，五十歲。

波麗雅(Поля)，他的女兒，縫衣女工，在人家做散工，二十



葉林娜·尼古拉亦夫娜·克里夫尼娃(Еле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 Кривцова)，監獄看守者的寡婦，住在別斯謝妙諾夫家，二十四歲。

吉見列夫(Тетерев)，唱唱的 } 別斯謝妙諾夫家的食客。  
西施京(Шишкин)，大學生 }

次維達亦娃(Цветаева)，女教員，達吉羊娜的女友，二十五歲。

史吉邦尼達(Степанида)，女廚子。

過路女人。

小孩，油漆工人。

醫生。

## 地 點

一個外省的小城市。

## 佈 置

一個富裕小市民家的房間。它的右角是由兩片沒有門窗的板壁隔開。板壁直角突入房間，擠掉房間的後部，在前部再形成一個小房間，藉很大的木穹門隔開。穹門中張着一根鐵絲，鐵絲上掛着花色的幕布。大房間後面的一堵牆上，有一扇通入口小間和這座房子的另外一半，那裏設着廚房和食客的房間。門的左面是一隻巨大沉重的碗盥器，屋角裏是一隻箱子，右面是一隻裝有穀子的古舊掛鐘。像月亮似的大鐘擺在玻璃裏面緩緩地搖擺着，房間裏安靜的時候，便聽得見無聊的聲音：達，達！達，達！左面牆上有兩扇門：一扇門是通老人的房間，另一扇通往彼得的房間。在兩扇門之間是一隻鋪着白磁磚的爐灶。爐灶旁邊是一張蓋着漆布的躺床，躺床前面是一張大桌子，人們就是在這張桌子上吃飯，喝茶。廉價的柳條椅子整齊得使人討厭地排在牆腳下。左面，緊靠着舞台邊是一隻玻璃櫃，櫃裏是各色的匣子，復活節雞蛋，一對銅鑪台，一些茶匙和湯匙，幾隻銀茶杯，銀酒杯。穹門裏的那間房，觀眾對面的牆腳下是一隻鋼琴，放着歌譜的小書架，屋角裏是扁葉樹桶。右面牆上有兩個窗戶，窗台上放着花，窗內是一張躺椅，椅旁的牆壁下是一張小桌子。

## 第一幕

黃昏，約近五時。秋之陰晦透入窗中。大房間裏幾乎是暗黑的。  
達吉羊娜，半臥在躺椅上，讀書。波麗雅在桌旁縫紉。

達吉羊娜（讀書）。「月亮出來了。看起來真奇異，從它，從這樣細小而悲愁的月亮裏，在大地上流散出這樣多的銀亮的，愛撫的光……」（把書拋在膝上）。黑了。

波麗雅 把燈點上嗎？

達 不要！我唸得疲倦了……

波 這書寫得多好啊！就這樣很平常……而且很悲傷……抓住人的心……（啞場）。真想知道——結果怎樣？他們成親呢——還是沒有？

達（佛然）。事情並不在這裏……

波 換我就不愛這樣的男人……不愛！

達 爲什麼？

波 他是個無聊的人……老是訴苦……沒有自信，因爲……男人應該知道，他活着必須做些什麼……

達（聲音不高地）。可是……尼爾——知道嗎？

波（確信地）。他知道！

達 知道什麼呢？

波 這個……我不能給你說得清楚……像他說得那樣簡單明白……不過可以說，壞人……惡人和貪心的人要吃他苦頭的！因爲他不喜歡他們。

達 誰是好？誰又是壞呢？

波 他知道！……（達吉羊娜默不作聲，並不看着波麗雅。波麗雅微笑着拿起她膝上的書）。這寫得真好！她是一個很能逗人喜愛的……這樣直爽，隨便的姑娘！你看到一個用可愛的形象描寫出來的女人，你自己也覺得自己好一些……

達 你是多麼天真……可笑啊，波麗雅……可是這全部故事却使我很反感！是沒有這樣姑娘的！就是莊院，就是河，就是月亮，也是什麼

都沒有的！這都是編出來的。並且書本裏所描寫的生活，總是和事實上不一樣的……比方說，像我們的，像你的生活那樣……

波 寫是寫有趣的事情。可是我們的生活中有什麼趣味呢？

達 （並不聽，不悅地）。我時常覺得……人們寫書……那些人們不喜歡我……總是和我爭論。好像他們對我說：這個比你所想的要好，這個要麼……

波 可是我却以為，所有小說家都一定是好人……我倒想看看這小說家！……

達 （好像自言自語）。他們把壞的和苦的事情描寫得並不像我所見到的那樣……有些特別……比較誇大……用悲劇的聲調。而好事情呢，他們却是編造出來的。誰都不會像書本裏所寫的那樣講戀愛！生活完全不是悲劇性的……它像一條很大的，混濁的河那樣靜靜地，單調地流着。可是你看一看，河怎樣流，那末眼睛就要疲倦，寂寞起來，……腦袋發鈍，甚至於不願意想河為什麼流？

波 （深思地看着前面）。不，我要看看這小說家。你看過小說了，可是我一點也沒有，我老是想——他是什麼樣子？年輕，年老？黑皮膚？……

達 誰？

波 就是這位小說家。

達 他死了。

波 啊呀……多可惜！多久了？年輕嗎？

達 中年。他喝酒……

波 可憐的……（啞場）。為什麼聰明人總醉酒？就是這一個，我們的那位吃閒飯的，唱唱的……他不是聰明的人嗎，可是却喝酒……這可為什麼？

達 活得無聊……

彼得 （睜眼惺忪的，從自己的房間裏走出來）。多黑啊。誰坐在那？

波 我……和達吉羊娜……

波 為什麼你們不點火？

彼得 有木油的氣味從老人們那透進我的房間……一定是，就是為了這個緣故，我夢見，我好像在一條什麼河上漂浮着，河裏的水很濃，像

松油一樣……漂得很沉重……我不知道，應該漂到那裏去……也看不到河岸。我遇到一些木片，可是我把它們抓住的時候，它們又化成灰塵了……是爛的，是腐敗的。閒扯淡……（吹口哨，在房間裏踱步。）該喝茶了……

波 （點燈）。我去，去弄……（下）。

彼 每到晚上我們家裏就好像特別……又擠又陰沉。所有這些古董東西便都長大了，變得更大，更重了……並且把空氣擠壓得妨礙呼吸。（用手敲敲櫥）。看，這隻大櫥放在一個地方不動……有十八年了……據說，生活很快地向前推進……可是生活卻沒有把這隻櫥移動一寸一分……我小時候額骨曾經不止一次撞在它的城牆上……現在它不知爲什麼又妨礙我了。笨東西……這不是櫥，簡直是什麼兆頭，……鬼來把它搬走就好了！

達 你多麼無聊呀，彼得……你這樣生活沒有好處。

彼 這怎麼說？

達 你什麼地方也沒有去過……單是到上面葉林娜那裏去……每天晚上  
• 這使老人們很不放心……

〔彼得並不回答地敲着，打着口哨。〕

你知道，我疲倦透了……在學校裏，噪吵和混亂使我疲倦……在這裏——安靜和整齊使我疲倦。雖然，自從葉林娜搬來之後，我們家快樂得多了。是呀，我很累！放假還早呢……十一月……十二月。

〔鐘鳴六下。〕

別斯謝妙諾夫（從自己房間裏伸出頭來）。像小羊似的叫喚！那呈文，恐怕，又沒有寫吧？

彼 寫好了，寫好了……

別 總算搞出工夫來了……噢呀呀！……（隱沒）

達 這又是什麼呈文？

彼 跟買賣人西淑夫（Сизов）討披屋屋蓋油漆的錢十七魯布五十戈比……

阿庫林娜·伊凡諾夫娜（拿着燈走出來）。外面又下雨了。（走到櫥跟前，從櫥裏拿出碗盥來，擺臺子）。我們家有些冷來。爐子生過了，還冷。老房子……透風……呵嚇嚇！孩子們呀；爸爸可又生氣

啦……他說，他的腰要斷了。他也老了……而且什麼都不稱心，亂七八糟……髒銷大……心事重。

達（對兄弟）。你昨天在葉林娜那坐過嗎？

彼 坐過……

達 快樂嗎？……

彼 和往常一樣……喝茶，唱歌……抬槓……

達 誰跟誰？

彼 我跟尼爾和西施京。

達 照老習慣……

彼 是的。尼爾對於生活的過程很驚奇……他狠狠地刺我……宣傳要積極、要愛生活……可笑！聽着他的話，你會把這誰都莫明其妙的生活想像出來……好像有些像美國老太太，她眼看就要來了，來把各種各樣的福氣撒在你的身上……西施京呢他宣傳牛奶的好處和吸煙的害處……揭露我布爾喬亞型的思想。

達 還是那末一套……

彼 是呀，老習慣……

達 你……很喜歡葉林娜嗎？

彼 很——很不錯……她漂亮……快樂……

阿 她是個浪蕩女人！她的生活荒唐！每天每天她家有客人，又喝茶，又吃糖，……又跳舞又唱歌……可是連隻洗臉盆都買不起！用盤子洗臉，把水潑在地板上……房子都爛了……

達 昨天我到俱樂部裏去……出席一個家庭晚會。本城參議會參議索莫夫（Сомов），就是我們學校的保護人，對我幾乎點頭都沒有點……是的。可是法官羅曼諾夫（Романов）的姨太太走進大廳的時候，他便奔到她跟前，像對省長太太似的，鞠了一個躬，並且吻了吻手……

阿 這樣不要臉的東西，啊？應該挽着規矩姑娘的手，並且要敬重她，很神氣地領她在客廳裏走過，當着人家的眼……

達（對兄弟）。不，你想想看！一個女教員，在這些人的眼裏，並不比一個淫蕩的塗脂抹粉的女人受注意……

彼 這種……下流的東西不值得注意……應該把自己提得高些……她雖

然淫蕩，但是倒並不打扮……

阿 你爲什麼知道？祇過他的嘴巴嗎？人家欺負姐姐，他却爲欺負的人辯護……

達 媽媽！有你說的了……

彼 不，當着母親的臉是完全不能說的……（門外小間裏有沉重的腳步聲）。

阿 你看你看！拉開嘴了……你呀，彼得，沒有聽到腳步聲，就早該去把茶鼎端進來……不然史吉邦尼達又要抱怨——重了，什麼了……

史吉邦尼達（捧進茶鼎，把它放在桌子旁邊的地板上，直起腰來，喘着氣，對女主人說）。噯，隨你的便，不過我又要說，——我沒有氣力把這鬼東西給載進來，——腿都裏折斷了……

阿 怎麼呢——你要吩咐僱一個專門的人嗎？

史 隨你的便！去叫唱唱的搬好了——他算得什麼？彼得，把茶鼎搬到桌子上去，實實在在沒有氣力！

彼 好，就來……噫！

史 謝謝（下）。

阿 真個的，彼得，你去對唱唱的說，就讓他搬茶鼎吧？真的……

達（愁悶地嘆了一口氣）。我的天呀……

彼 要不要對他說，叫他挑水，擦地板，打烟囪，真的，還有洗衣服？

阿（惱怒地向他揮手）。說什麼廢話？這些各有接排，用不着他，就能做……可是茶鼎是要拿的……

彼 媽媽！你每天晚上提出這斷命的問題，——就是誰該搬茶鼎的問題。你得相信，在你們沒有僱管院子的之前，這問題一直不能解決。

阿 管院子的，那個鬼要他？你父親自己收拾院子……

彼 這個叫做小氣。小氣是不好的，既然銀行裏有……

阿 噓噓！別作聲！你父親要是聽見了——他可要你銀行的死！你難道存過錢到銀行裏去嗎？

彼 聽我說呀！

達（跳起來）。彼得，你就住了嘴吧……人家忍不住了……

彼（走到她跟前），噯，別叫喚！你自己不知不覺地捲進這個辯論了……

阿 噯，噯，噯！母親連說句話都不行了……



彼 一天又一天，老是那末一套……被這些辯論辯得好像煤灰，鐵錐磨到靈魂上了……

阿 （向自己房間的房門叫喊）。父親！出來喝茶……

彼 等我大學開除時期滿了之後，我便到莫斯科去，和從前一樣，到這裏來住一個禮拜，多不住。三年大學生活，我家裏住不慣了……這種小氣的派頭和小市民的庸俗都看不慣了……一個人生活舒服，不受老家的誘惑！……

達 我却沒有什麼地方好去……

彼 我對你說——去進補習學校……

達 呀，我為什麼去進補習學校？我要生活，生活，不是學習……你要明白！

阿 （把茶鼎上的茶壺拿下來，燙痛了手，叫了起來）。呀，拿山砸死你！

達 （對兄弟）。我也不知道，也想像不出——什麼叫做生活？我該怎樣生活？

彼 （深思地）。可不是，應該善於生活……小心生活……

別 （從自己的房間裏走出來，打量一下子女，坐在桌子跟前）。吃開飯的招呼沒有？

阿 彼得！去叫去……

〔彼得下。達吉羊娜走到桌子跟前。〕

別 又是買的鋸開的方糖？我說了多少遍了……

達 唉，不反正都是一樣嗎，爸爸？

別 我不是對你說，是對母親說。我知道，對於你反正都是一樣。

阿 我統共買了一斤，父親，有整整的一大塊，就是還沒有來得及打碎……你別發火！……

別 我不發火……我是說——鋸開的方糖又重又不甜，因此，就不合算。糖總應該買整塊的，回來自己打碎。打碎了有碎片，碎片可以燒東西吃。糖本身呢，既不重又很甜……（對女兒）。你為什麼愁眉不展，唉聲嘆氣？

達 沒有什麼。沒有什麼……就這樣……

別 既然沒有什麼，也就沒有什麼氣可嘆。難道父親的話聽起來就這麼

難受？我不是爲我自己，而是爲你們年輕人說的呀。我們把我們自己的壽活過了，你們得活下去。可是朝你們看看，就不明白，怎麼，實在說，你們想活不活？你們打算做什麼？你們不喜歡我們的規矩，這個我們是看得出的，覺得出的……可是你們想出你們的規矩是怎麼樣呢？這倒是一個問題。可不是……

達 爸爸！你想想看，這話你對我說第幾遍了？

利 還要說，沒有完結，我要一直說到下棺材！因爲——我活着的時院，我不放心。不放心你們……沒有好好地想想，我就放你們去受教育了，真後悔……你看——彼得被開除出來了，你呢——當老處女。

達 我做事……我……

別 聽說過。可是做這事情，誰得到好處呢？你的二十五個魯布——給誰都沒有用。你去嫁個丈夫吧，過合法的生活，——我自己可以每個月付你五十魯布……

阿 （父親和女兒說話的時候，她坐在椅子上一直不安地轉動着，幾次企圖說些什麼話，終於，親暱地問道）。父親，奶油菓子包……你要不要？吃中飯剩下來的……啊？

別 （轉身向她，起初向她怒目而視，後來又掩藏微笑地說）。好吶，去把奶油菓子包拿來……去拿來……唉唷唷！（阿庫林娜·伊凡諾夫娜奔向大櫥，別斯謝妙諾夫對女兒說）。你看見沒有，你母親像鴿子保護牠自己小鴨不讓狗咬似的保護你們，別讓我咬了……她老抖着，老是怕着，怕我的言語別傷害了你們……啊，寶貴的！來了，完蛋的人！

畢爾契興 （在門口出現，波麗雅跟在她後面默默地走進來）。恭祝全家太平，白頭髮的老闆好，漂亮的太太好，可愛的兒女好——世世代代好！

別 你又是有了喝酒的許可嗎？

畢 有了傷心的事！

別 什麼傷心的事？

畢 （一面致候，一面講）。今天把金翅雀賣掉了……這隻鳥我養了三年，牠能唱顫音，——却賣掉了！爲了這個行爲自己覺得是一個下流的人，所以很感傷。疼那隻鳥，慣了……喜歡牠……

〔波麗雅微笑着，向父親點頭。〕

別 既然如此，又爲什麼賣了呢？  
畢 （抱着椅背，繞着桌子走）。人家出的好價錢……  
阿 你要錢幹什麼？你反正都是轄化……  
畢 （微笑）。不錯，母親。我的手存不了錢……不錯！  
別 那就是說，還是沒有理由賣掉呀……  
畢 有理由。那隻鳥眼請發糊塗了……可見，快要死了……  
別 （笑了起來）。你倒並不完全是傻子……  
畢 難道我這個是出於聰明嗎？這是出於我本性的下流……

〔彼得和吉見列夫上。〕

達 尼爾在那？  
彼 和西施京去排戲了。  
別 他們要在那演戲啊？  
彼 在校場。演給大兵看。  
畢 （對吉見列夫）。給老天爺的笛子請安。我們去捉小雀好嗎，叔叔？  
吉 可以。什麼時候？  
畢 就明天吧。  
言 我不能：有死人……  
畢 在樹彌撒之前。  
吉 那我能，你來找我好了。阿庫林娜·伊凡諾夫娜！中飯有什麼剩下來的沒有？飯或是諸如此來的東西。  
阿 請，老伯，有。波麗雅，去拿來……

〔波麗雅下。〕

吉 十二分的感謝，因爲今天，這是你們知道的，因爲喪事和喜事還沒有吃飯……  
阿 我知道，知道……

〔彼得端着注滿的杯子走到寫門那面的房間，父親以審察的眼光，吉見列夫以不友好的眼光目送着他。幾秒鐘之間大家默默地嚼着和吃着。〕

別 你呀，吉見列夫，這一個月生意倒很好。幾乎每天有死人。  
吉 運氣……還不錯。

別 喜事也常常有……  
吉 很熱心娶老婆……  
別 你攢積些錢，自己也去娶個老婆。  
吉 不高興……

【達吉羊娜走到兄弟那去，他們之間開始低聲的談話。】

畢 別討老婆，不要！咱們老弟，怪物，討老婆沒有用。咱們還是去捉雪鳥……

吉 同意……

畢 捉雪鳥——這是妙得了不得的行業！雪剛下下來，大地好像穿上了復活節的白袍……又乾淨又光亮，並且四周是溫柔的幽靜……特別是，假如是陽光充足的日子，樂得心都要唱起來！樹上秋天的葉子還流露着金色，樹枝已經灑出胖胖的白雪的銀光了。於是就向這個迷人的美景——咕爾！咕爾！——突然從潔淨的天上降下一羣紅色的小鳥，吱！吱！吱！好像罌粟花開了。那樣不大點的小鳥，整齊齊的，像大將軍似的。跑來跑去，又叫又吵——簡直迷人的心啊！自己都想做一隻雪鳥，好和他們一同在雪裏亂扒……嘿！……

別 雪鳥是糊塗的鳥。

畢 我自己也糊塗……

吉 講得很好……

阿 （對畢爾契興）。你還是小娃娃……

畢 我喜歡捉鳥！世界還有什麼比唱歌的鳥更好玩嗎？

別 可是捉牠，捉鳥，是罪過的。你知道嗎？

畢 我知道。但是，既然我喜愛這個，而且除此之外，我什麼也不會做。我以為是這樣：無論什麼事情，只要喜愛，都神聖化了……

別 無論什麼事情？

畢 無論什麼事情！

別 假使有人喜愛把別人的東西放進自己的口袋裏呢？

畢 這已經不是事情，而是偷了。

別 唔……那，也許……

阿 （打着哈欠）。呵呵呵！有點寂寞……怎麼每逢晚上都是寂寞……你呀，吉見列夫，就把你的奇達琴拿來，彈彈吧……

吉（安靜地）。最可敬的阿庫林娜，在我租房子的時候，我並沒有負娛樂你們的義務呀……

阿（弄不明白）。你怎麼說？

吉說得又響又清楚。

別（懷着奇怪和惱怒）。吉見列夫，我看着你，就覺得奇怪。你這個人……請原諒我的用詞，完全是……那裏也沒有用……什麼也沒有用，可是你的驕傲却純粹是老爺脾氣。那來的？

吉（安靜地）。天生的……

別你有什麼可驕傲的，你倒行個方便，說說看？

阿他這不過老是作怪罷了。他會有什麼驕傲？

達媽媽！

阿（驚起）。啊？你怎麼啦？

〔達吉羊娜費難地搖搖頭。〕

阿難道我又說得不對了嗎？好，我就不說話……上帝保佑你們。

別（受辱的樣子）。你，母親，自己的思想要表現得小心些。我們是生活在有學問的人中間。他們對於什麼都可以用科學和高級的天分來加以批評。我和你是老人，是糊塗人……

阿（和順地）。那還用說！當然……他們有見識。

舉你啊，老兄，這可說得對。雖然是說笑話，可是對……

別我不是說笑話……

舉慢些！老人確實是糊塗東西……

別特別是朝你看看之後。

舉我不算數。我甚至於以為：要是沒有老人，也就沒有糊塗事情……老人動腦經，像濕木頭生火：極比火多……

吉（微笑）。我贊成……

〔波麗雅默默地看着父親，用手撫摩他的肩。〕

別（陰沉地）。如此，如此！好，再扯下去……

〔彼得和達吉羊娜打斷自己的談話，微笑地看着舉爾契與。〕

舉（興高采烈地胡扯）。老人，主要是頑固！老人，他明明看見是做錯了，他明明覺得什麼也不明白，可是却不肯承認這一點。驕傲啊！生活，是，生活過，單是褲子，也許，就穿破過四十條，突然

——不懂事情了！怎麼會這樣？真糟糕。可是，他把自己的話却老是搗咕着：我老了，我對。怎麼樣？他的腦經發沉了……年輕人的腦經却又快又輕……

別（粗魯地）。好，你扯開了，可是……你可對我說說看：我們既然糊塗，那末，應該教我們聰明呀？

畢 那裏話？向石頭射箭——箭也要折斷……

別 慢些，別打斷！我比你年紀大。我說：快腦經却避開我們，我們老頭子，跑到犄角裏去，從那裏探出可笑的嘴臉，但是却不願意和我們說話？你倒想想看……我也去想想看……獨自一個人，既然我對於你們一羣人很蠢……（喧聲地把自己的椅子推開，在自己房間的門口說）。我有學問的兒女……（啞場）。

畢（對彼得和達吉羊娜）。孩子們！你們為什麼得罪老人？

波（微笑地）。這是你得罪他……

畢 我？一生一世從來沒有一次得罪過一個人……

阿 唉，兄弟們！我們這可不行……為什麼得罪老頭子？大家都誇口，大家都不滿意……他老了，他要安靜……應該尊敬他……他是父親呀……我去看看他。波麗雅，你把碗盞洗洗……

達（走到桌子跟前）。父親為什麼生我們的氣？

阿（在門口）。就是你頂要避開他……聰明姑娘！

〔波麗雅洗碗盞，吉見列夫手肘支着桌子，用沉重的目光看着她的臉。畢爾契與走到彼得跟前，在桌子旁邊坐下。達吉羊娜緩緩地走進自己的房間。〕

波（對吉見列夫）。你為什麼這樣……看着我？

吉 就這樣……

畢 你在想什麼，彼得？

彼 到什麼地方去……

畢 我早想問你，請你告訴我，開陰溝是什麼意思？

彼 你為什麼要知道？把這講得使你清楚地明白——要很久……並且很沉悶……

畢 你自己可知道不知道？

彼 知道……

畢 (不信任地注視着彼得的臉)。唔……

蘭 尼爾這麼久還不來……

吉 你的眼睛多麼好呀。

波 這話你昨天也說過。

吉 明天我也要說……

波 爲什麼？

吉 我不知道……你，也許，以爲，我愛上你了吧？

波 天呀！我一點也沒有以爲。

吉 一點也沒有？可惜！你想想看……

波 想什麼呢？

吉 你即使想一想，我爲什麼盯着你看？你想想，再告訴我……

波 你這怪物！

吉 我知道……你對我說過這話。我也對你重說一遍：離開這裏！你待在這房子裏沒有好處……走！

彼 你們在講戀愛嗎？也許，我該走開吧？

吉 不，不用你勞駕！我並不把你當做有生物……

彼 並不俏皮。

波 (對吉見列夫)。你這愛鬧的人！  
[吉見列夫走到旁邊去，注意地傾聽着彼得和畢爾契興的談話。]

達 (從自己的房間裏出來，披着大絨錢巾，坐到鋼琴跟前，一面翻着琴譜，一面問道)。尼爾還沒有來嗎？

波 沒有……

畢 怪無聊的……是的，彼得：上次我看報，好像英國造成了一種飛船。船，就像原來的船那樣，可是，假使你坐到船上去的話，只要把那末樣一個鈕子一揷——便「飛」一下子！船便像隻鳥似的馬上飛到雲端裏，把人不知載到什麼地方去……好像有很多英國人失蹤了。這確實不確實？彼得？

彼 瞎胡說！

畢 報上登出來的……

彼 報上登的瞎胡說還少嗎。

畢 難道很多嗎？

〔這首音樂低聲地彈起一支悲傷的曲子。〕

彼 (厭煩地)。當然，很多！

畢 你別生氣。這究竟算是怎麼一回事，你們這些年輕人怎麼老是從高處看我們這些上年紀的人呢？甚至於怎麼也不願意說話？不好！

彼 往下說……

畢 再往下，我看得出，我應該走了。厭煩了。波麗雅，你快回家了嗎？

波 我只要再去收拾一下……（走出房間，吉見列夫目送着）。

畢 哼……你忘了，彼得，我和你從前怎麼捉金翅雀了。那時候，你是喜歡我的……

彼 我現在還是……

畢 我看得出，覺得出……你現在怎樣！

彼 那時候我喜歡冰糖和甜餅，現在我不放進口……

畢 我明白……吉見列夫叔叔！我們去喝酒吧？

吉 不打算去……

畢 那末，我一個人去。酒店裏快樂。酒店裏隨便。並不是恭維你們，你們是要愁死的。你們什麼也不做……什麼嗜好也沒有……不然，咱們來打牌吧？大家做莊？正巧四個人？（吉見列夫看着彼得，微笑）。不高興？好，隨你們的尊意……那末，告別了！（走到吉見列夫跟前，以指彈喉以示喝酒地說）。去吧？

吉 不去……

〔畢爾架與絕望地揮着手，下。幾秒鐘的沉默。可以清楚地聽見達吉羊娜緩緩地撥動着一個樂曲的低微琴音。彼得躺在躺椅上，傾聽着並吹哨着。吉見列夫從椅子上站起來，在房間裏踱着。門外的小間裏，不知一件什麼鐵器——桶或是茶冊烟窗——巨聲地倒下來。聽見史吉邦尼達的聲音：「鬼把你拖到那裏去了。」〕

達 (並不中斷琴聲)。尼爾怎麼這麼久還不來……

彼 誰都不來……

達 你在等葉林娜嗎？……

彼 某一個人……

吉 誰都不會來看你……



達 你怎麼總是很陰沉的……

吉 誰都不會來看你，因為你沒有什麼可取的……

彼 吉林基·波戈斯洛夫斯基（Терентий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）是這樣說的……

吉 （頑強地）。你們注意到沒有，一個醉熏熏的，上了年紀的賣鳥的，——他的精神活着，他的靈魂活着，可是你們兩個人，剛進生活之門，便已經半死不活了？

彼 那末你呢？你對於自己的意見怎樣？

達 （從椅子上站起來）。諸位，別說了吧！這已經說過了，說過了！這問題你們爭論過了……

彼 我喜歡你的風格，吉見列夫……並且喜歡你的角色——審判我們大家的角色……但是我要明白——為什麼你正就是演這個角色……你老是這樣說話，好像你是給我們讀女息的讚美詩……

吉 沒有這樣的讚美詩……

彼 噯，反正一樣。我要想說——你並不喜歡我們……

吉 很……

彼 謝謝你的坦白。

〔波麗雅上。〕

吉 請吃吧。

波 你請人家吃什麼？

達 吃無禮……

吉 吃道理……

波 我要去看戲……誰和我一同去？

吉 我……

彼 今天演什麼？

波 「第二青春」……你去嗎，達吉羊娜？

達 不……這一季我恐怕不會去看戲。厭煩了。這些開槍殺人，號淘大哭的戲使我生氣，使我難受。（吉見列夫用手指敲鋼琴的鍵子，滿房間散發出濃重的悲哀之音）。這些都是假的。生活毀滅人們是沒有聲音，沒有叫喊……沒有眼淚……不知不覺的……

彼 （陰鬱地）。老演愛情煩惱題材的戲，可是那些介於「我要」和「

我應該」之間的人們的靈魂，被搗碎着，却誰都沒有看見這樣的戲……

〔吉見列夫微笑着繼續打低音的琴鍵。〕

波（無措地微笑）。我却喜歡看戲……喜歡得要命。比方說，董·塞沙里德·巴尚（Дон Сезарьде-Базан），西班牙的貴族……好得了不得！是個真正的英雄……

吉 我像他嗎？

波 噢，你怎麼啦！一點也不像！……

吉（笑了起來）。唉……很可惜！

吉 唱戲的在台上講愛情的時候，我聽着就生氣……因為這種事情是不會有的，不會有的！……

波 那，我去了……吉見列夫——你去嗎？

吉（停止撫弄琴鍵）。假使你在我身上找不到什麼和西班牙貴族有共通的地方，我不和你一同去……

〔波羅雅笑着下。〕

彼（注視着他的後影）。她要西班牙的貴族做什麼？

吉 她覺得他是一個健康的人……

達 他穿得很漂亮……

吉 並且很快樂……快樂的人總是可愛的人……卑鄙的人難得是快樂的人。

彼 噯，從這個觀點看，你一定是世上最大的惡人……

吉（又開始從鋼琴裏吸引出濃厚的，低沉的聲音）。我不過是一個酒鬼，不多不少。你知道，為什麼俄國有這麼多的酒鬼？因為做酒鬼很方便。我們的酒鬼是受人喜愛的。革新的人，勇敢的人——人家不喜歡，酒鬼——人家却很喜歡。因為喜歡什麼小玩意，壞東西，總比喜歡什麼大東西，好事情要方便。

彼（在房間裏踱來踱去）。我們俄國……我們俄國……這聽起來多奇怪。難道俄國是我們的？我的？你的？我們是什麼東西，我們是誰？

吉（唱起來）。我們是自由自在的小鳥……

達 吉見列夫！請你別彈了吧……已經很悲傷了……

吉（繼續彈）。我是給情緒伴奏……

〔達吉羊娜憤憤地從房間裏走到小間去。〕

彼（深思地）。可不是……你……真的別彈了吧，這擾亂人家的神經……我想，法國人或是英國人說：「法國」，「英國」，他一定還像得出這個字的後面有一種實際的，捉摸得住的……他所瞭解的東西……可是我說——「俄國」，我覺得這個聲音對於我是空虛的，我也沒有可能把什麼清楚的內容放進這個字裏。（啞場。吉見列夫又彈琴）。有很多字，你是說慣了才把它說出來，並不去想這些字隱藏着什麼意思……生活……我的生活……這幾個字裏包含着什麼意思？（沉默，踱步。吉見列夫輕輕地敲着琴鍵，把琴弦的呻吟之聲充滿房間，帶着停在他臉上的微笑，監視着彼得）。是鬼迷住我來參加這種蠢笨的激動。我進大學念書，已經念過了書……請你別再彈吧。我並沒有感覺到妨礙我研究羅馬法律的什麼制度……沒有！說良心話……沒有，沒有感覺。我只感覺到同學的統治……我就向它退讓了。我生活中有兩年被勾去了……是的。這是強暴！對於我的強暴——對不對？我想：我畢了業，要做一個律師，我要做事……讀書，觀察……我要生活！……

吉（諷刺地輕語）。給父母安慰，給教會和祖國造福，做一個社會頭從僕人的角色……

彼 社會？這是我所憎恨的。社會老是向個人提高要求，可是却不給個人有準確而無阻礙地發展的可能……人應該首先做一個公民！——社會當着我同伴的臉向我叫喚。我曾經是公民……去他媽的！我……不願意……不一定要服從社會的要求。我是個人……個人自由……聽見沒有！別搞這玩意了……這鬼聲音……

吉 我是給你伴奏……小市民，半小時以前的公民！（門外小間裏有喧嘩聲）。

彼（激怒地）。你……別取笑人！

〔吉見列夫挑戰地注視着彼得，續續彈琴。尼爾，葉林娜，西施京，次維達亦站上，雅吉羊娜也跟着他們上。〕

葉 這送葬的琴聲是什麼意思？你好，可怕的討厭鬼！你好，幾乎是檢察官！你們在這裏做什麼？

彼（皺着眉頭）。糊塗事情……

吉 這是在向一個永久逝去的人彈臨終曲……

尼（對吉見列夫）。喂，我有一件事請求你！

〔套着他耳朵不知說了些什麼話。吉見列夫點頭。〕

次維達亦娃 噯，諸位，排戲才有趣呢！

葉 噢，檢察官！陸軍中尉裴柯夫（БЫКОВ）追求我追求得多兇啊！

西 我們的小牛裴柯夫⊖……

彼 爲什麼你以爲，我有興趣要知道，誰怎樣在追求你？

葉 啊喲，你不開心嗎？

次 彼得老是不開心的。

西 這是他心境的平常狀態。

葉 達吉羊娜！你怎麼平常也是很哀傷，像九月天的黑夜？

達 是，平常總是……

葉 可是我却快活得要命！諸位，你們說說看，我爲什麼總是很快活？

尼 我拒絕答覆這問題：因爲我自己也很快活。

次 我也是！……

西 我並不老是，但是……

達 經常……

葉 達吉羊娜！你尖刻啊？好！討厭鬼！你回答：我爲什麼快活？

吉 啊，輕薄的化身！

葉 怎——麼？好！等你要給我講愛情的時候，我就給你提起這句話！

尼 不過，我倒想吃些什麼東西……我快要去值班了……

次 通宵嗎？可憐的！

尼 整天整夜……我就到廚房去，求求史吉邦尼達吧……

達 我去對她說……（和尼爾同下）。

吉（對葉林娜）。唉……對不住，難道我應當愛你嗎？

葉 是的，厚皮！是的，陰死怪物！是的！是的！

吉（在她的面前退却）。邇命……這我可不能呀……我有一次一下子愛上兩個姑娘和一個有夫之婦……

葉（繼續向他攻去）。那末怎麼樣呢？

吉 沒有用……

葉（放低聲音，用眼睛指彼得）。你跟他的事情怎麼啦？（吉見列夫

⊖ 裴柯夫在俄文中是牡牛的愛思，所以這裏用小牛作對稱。

笑。他們低聲談話)。

西 (對彼得) 喂，老兄，——有沒有一個魯布，借三天？你知道不——皮靴破了……

彼 拿去……你欠七個了……

西 記得……

次 彼得！你為什麼不參加我們演戲？

彼 我不會演呀……

西 難道我們會嗎？

次 就去看看排戲也好。當兵的怪有意思的！有一個，叫西爾柯夫(Ширков)的，是個很滑稽的人。天眞，漂亮，笑起來這樣可愛，這樣害羞……並且什麼也不懂……

彼 (斜眼觀察着葉林娜)。可是，你知道，我明白不過來，什麼也不懂的人怎麼會有意思？

西 可是那裏不僅是一個西爾柯夫呀。

彼 就算他們有整整一連人……

次 怎麼可以說這樣的話？我就不明白，你這是怎麼一回事？是貴族還是什麼？

吉 (突然高聲)。我不會憐惜人……

葉 噓——噓——噓！……

彼 你們都知道，我是個小市民……

西 這更可以明白你對於普通人的態度了……

吉 從來沒有誰憐惜過我……

葉 (於低聲音)。難道你不知道應該以善報惡嗎？

吉 我又沒有大錢，又沒有小錢可報……

葉 喂，低聲點！……

彼 (傾聽葉林娜和吉見列夫的談話)。我就不明白……爲了什麼你們對這種普通人要玩弄同情……

次 我們——並不是玩弄……我們是有什麼就和他們分享什麼……

西 甚至於不是爲了這個……我們不過是在他們中間覺得舒服……他們不裝假……在他們中間你可以透到健康的空氣……好像在樹林裏一樣。這決不會妨礙我們大哥——書獃子透新鮮空氣呀……

疲（頑強地，藏着暗藏的激怒）。你們不過是喜歡靠幻覺來生活……你們是懷着某種祕密的…可笑的——請你們原諒我說老實話！——念頭去接近你們大兵的！在大兵中間透新鮮空氣，這可對不住……

次 並不單是兵士！你不是也知道，我們在機車庫裏也演過戲……

彼 都是一樣。我是要說，你們把你們的全部……奔走和頹忙，喚做活的事業，你們是自己欺騙自己。因為你們相信，你們是在促成個性的發展……以及其他等等……這是自欺欺人。明天軍官或是工頭來了，把個性當頭打一記，把你們來得及——假使你們曾經來得及的話，——裝進他們腦子裏去的一切，都倒了出來。

次 聽這樣的話多惱人啊。

西（陰沉地）。可不是……這話不妥當……我並不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話，我越聽越不歡喜……等什麼時候我要和你談談，彼得……一勞永逸地！

彼（冷淡而又懶惰地）。我可怕了！可是我倒急急地盼望着這個會見……

葉（熱烈地叫了起來）。你們為什麼把這些話都散佈出來呢？諸位！他為什麼要人家把他當做惡人？

彼 爲了風趣，我想。

次 當然，他在產生風趣！凡是男子都是產生風趣的……當着女人的面。一個裝做是厭世主義者，另外一個裝做是密非斯托佛爾……自己不過是懶惰鬼罷了。

吉 簡短，清楚……並且很有勁！

次 怎麼樣，要我給你說幾句好聽的話嗎？等着吧！我知道你！

吉 這事情你比我知道得多。真的，你可知道：應該以善報惡呢，還是不應該？那就是，簡單些說：你認爲善與惡是同等價值呢還是不同等？

次 荒謬詭倫駕着沒有措油的輪子開行了！

西 等一會，別打攪他！這很有意思。諸位，我喜歡吉見列夫說話！不過他平常並不怎樣，但是他會突然拿根什麼刺刺進人家的腦子……可是我們，我們大家，說實在話，思想都是流行的，光滑的，像用熟

---

① 歌德「浮士德」中的惡魔。

的銅板一樣……

彼 你太荒唐了……把你個人的優點散佈給大家……

西 噯——噯！應該說老實話，老兄！甚至於對於瑣碎小事也應該真實！我老實承認：我從來還沒有說過一句風趣的話！可是，諸位，倒很想說！

吉 已經說出來了！

西 （活潑地）。噯？胡說？怎麼回事？

吉 說過了，老兄！確實……說了什麼——你自己去猜吧。

西 噯，這是偶然說出來的。

吉 故意風趣是做不成的。我試過……

葉 害人精，是的，你說呀，說善與惡！

西 噯，把哲學講開吧！

吉 （作成姿勢）。十二萬分可敬的兩腳動物！當你們說，惡應該用善來報答，——那你們錯了。惡是你們生來的一種本質，所以是廉價的。善是你們自己想出來的，你們爲它付了很高的代價，所以它是寶貝，希世之珍，世界上沒有比它更美好的東西。從這裏得到一個結論：把善和惡拉平了，對於你們是不合算的，沒有用處的。我告訴你們：只能夠以善報善。你們永久不要付出比你們所收到的多，爲了不要鼓勵人有高利貸的意識。因爲人是貪心的。一次收到了比他應該收到的要多，第二次他便要再多收進一些。也不要付他比所欠的少些，因爲假使你要是算錯他一次錢，人是專會記讎的，他會說你「破產」了，不再尊敬你。第二次他已經不給你行善，却只給施捨了。兄弟們！人家給你所行的善，你得嚴格照數償還！因爲世上沒有比給自己近人施捨的人更可悲和可惡的人！可是對於惡——永久要償還百倍的惡。近人對你作的惡，你要十分大量地去報答他。假使你懇求麵包的時候，他給你石頭，你得把一座山擺在他的頭上。（吉見列夫開玩笑地開始，逐漸轉爲嚴肅的聲調，有力而又確信地結束自己的演說。他說完了，沉重地擲動脚步，退到一旁去。有一會全體沉默。大家都很不如意，覺得他的話裏要有什麼沉重的，真誠的意思）。

葉 （低聲地）。不過，你……一定，吃了人很多虧吧……

吉（露齒而笑）。這使我有一個快樂的希望，希望他們有時候也吃我的虧……或者，準確些說——爲我吃虧……

尼（手拿一隻盆子和一塊麵包上。他一面說話，一面注意地監視着盆子裏所盛的東西不要泛出來。達吉羊娜跟在他的後面）。這都是哲學。達吉羊娜，你這個習慣不好，老是把瑣細的事情攪成哲學！下雨——是哲學！手指頭疼——又是哲學，煤氣有味——又是哲學。我聽到這種瑣細事情的哲學，我不知不覺地要想，識字並不是對於每一個人有益處的……

達 你這個人……真糊塗，尼爾。

尼（在桌子跟前坐下，吃）。那有什麼糊塗的？你活得很無聊，——你去做些什麼事情吧。誰做事，誰就不無聊。在家裏不好受，——就到鄉下去，在那裏過活，教書，不然——到莫斯科去，自己念書。

葉 你把她這樣收拾了！你再把這個人（指吉見列夫），這個人也收拾一下呀！

尼（斜眼看了看）。也要，乖乖。他想做海爾庫列斯……<sup>㉑</sup>

吉 假使於你並不麻煩的話，你就叫我斯耐夫特吧……<sup>㉒</sup>

尼 太光榮了！

彼 是的，太光榮了一點！……

吉 可是這對於我却是很愉快的……

次 好胃口！……

尼（注視盆子）。別生氣……什麼……那個……波麗雅在那？那就是說，她上那去了？

達 上戲館去了。怎麼樣？

尼 沒有什麼……就是這樣……一般地——問問罷了……

達 你要她嗎？

尼 不，不要……那就是說，現在不要……可是一般地說，永久……要的。啊，鬼迷了，攪糊塗了！（大家笑，除達吉羊娜之外）。

達（頑強地）。爲什麼？爲什麼你要她？……

㉑ 希臘神話中的大勇者。

㉒ Swift（1667——1745）英國諷刺作家。



[尼爾，並不回答，只顧吃。]

- 葉 (很快地對達吉羊娜) 。他爲什麼收拾你？你說。
- 次 是的，這很有趣！
- 西 我也喜歡聽尼爾讀責備書……
- 彼 我倒喜歡看他吃東西……
- 尼 我都會攪得很不壞……
- 葉 噯，達吉羊娜，你說呀！
- 達 不高興……
- 次 她從來什麼都不高興！
- 達 你爲什麼知道？可是，也許，我倒很喜歡死呢？
- 次 呸，難聽！
- 葉 噯！我不喜歡說死。
- 尼 在你沒有死的時候，怎麼可以說到死？
- 吉 這是真正的哲學家！
- 葉 諸位，到我那裏去吧。到時候了，茶鼎一定早預備好了……
- 西 現在喝口茶倒很好！並且再吃些什麼……可以指望嗎？
- 葉 當然！
- 西 (指尼爾)。否則我看着他——很羨慕，有罪的人！
- 尼 別羨慕，——我已經都吃下去了！我也和你們一同去，我還有一個多鐘頭的空時間……
- 達 你還是休息一會去上班……
- 尼 這樣也行……
- 葉 彼得！你去嗎？
- 彼 假使你允許的話……
- 葉 我賜恩特准。你的手拿來！……
- 次 大家都成對了。尼爾，到我這裏來……
- 西 (對達吉羊娜)。那末，你和我一起……
- 吉 據說，世界上的女人比男人多，可是派我在許多城市裏住過，無論什麼時候，無論什麼地方，女人總是不够派給我的……
- 葉 (笑着走到門口去，唱着)。Allons, enfants de la patri……i……i……e

西 (推彼得的背)。行動得活潑點，父親的兒子！……

〔他們扶着喧聲，歡唱和笑聲而下。房裏有幾秒鐘是空空的。然後老人房間的門推開，阿庫什娜走出來了，打着哈欠，把燈熄滅。聽得見老頭子的聲音，他在自己的戶口裏自讀詩篇。老婦在暗中碰撞着椅子地走回自己房間去，

## 第二幕

這是那房間。秋日的中午。老人別斯謝妙諾夫坐在桌子跟前。達吉什娜聽不出地，緩緩地向前向後地走着。彼得，站在板壁跟前，望着窗戶。

別 我跟你們說了整整一個鐘頭，……我親愛的孩子，可是，看樣子，我沒有什麼話可以打動你們的心了……一個背朝着我聽，還有一隻像烏鴉似的在柵欄上走着。

達 我就坐下……(坐下)。

彼 (臉轉過來對父親)。你就直說吧，你要我們怎麼樣？

別 我要明白，你們算是什麼人……我願意知道，你是怎樣的人？

彼 等一會！我來回答你……你會明白，你會看出。先讓我念完書……

別 哼……唸書……去唸吧！可是你並不唸書……你却胡作胡為。你學

會了小看一切活的東西，處世的分寸却沒有得到……你從大學裏被攆出來了。你以為不對嗎？那就錯了。大學生是一個學習的人，不是支配生活的人。假使無論那個二十歲的小夥子就想要做安排秩序的人……那末誰都要來瞎管閒事了……做事的人在世界上就沒有份子了。你學好了，做成一個你行業裏的能手，那時你再發議論……沒有到那時候之前，對於你的議論，誰都有充分的權利說一整一噓。我對你說這話是好心，不是壞心……因為你是我的兒子，我的血和諸如此類的。我對尼爾什麼也不說……雖然我在他身上化了很多心血，雖然他是我的養子……但是無論如何，他是別人家的血。愈是往後，他對我愈是不親，我看出，他要做一個下賤的人……做一個戲子或是諸如此類的什麼東西……也許，甚至於要做一個社會主義者。好吧，那本來是他的路。

阿（從門裏探出頭來，用泣訴的胆怯的聲音說道）。父親！請吃飯了吧？

阿（嚴厲地）。你走！用不着的時候，別闖進來……（阿庫林娜隱於門後，達吉羊娜非難地看着父親，從椅子上站起來，重新在房間裏踱來踱去）。看見沒有？你們母親一分鐘都不知道安息，護着你們……老是擔心，不要我欺侮你們……我不願意欺侮任何人……我自己受你們的欺侮，欺侮得好苦……我在我家裏要小心走路，好像在地板上撒滿了碎玻璃……就是客人——老朋友們——也不來看我了：他們說，你家的孩子是有學問的，我們是平常人，他們還要取笑我們呢。而且你們也並不是笑過他們一次，我可為你們羞得難過呀。所有朋友都把我扔了，好像有學問的孩子就是瘟病。你們對於自己的父親一點也不注意……從來也不親暱地和他談話，你們從來也不說出，你們在想什麼，你們要做什麼。我對於你們好像是外人。而我是愛你們的呀……我愛的。你們明白什麼叫做愛吧？你被開除出來了，這事使我很痛心。達吉羊娜不該做老處女乾巴下去，這事使我很痛心……並且在人家面前很狼狽。達吉羊娜有什麼比許多別人家女孩子差的？人家都出嫁了……以及諸如此類的？彼得，我願意看你做一個人，不是做一個學生……飛利普·那乍洛夫的兒子——書唸完了，娶了老婆拿了賠嫁，一年拿二千……並且還當了自

治會會員……

彼 慢點……我要討老婆的……

別 是的，我看得出的。即使是明天娶，你也是預備好的……不過，娶誰呢？娶個輕薄女人，娶個放蕩女人……並且還是個寡婦。唉！

彼 （跳起來）。你沒有權這樣稱呼她！

別 怎麼這樣？叫寡婦呢還是蕩婦？

達 爸爸！請……請，別說這個了吧。彼得……你走吧……或是別作罷！我不是不作聲嗎。聽我說……我一點也不明白……父親……你證的時候，我覺得，你是有理的。是的，你是有理的，我知道。請你相信，我……很覺得這一點。但是你的道理——我們覺得異樣……我和他覺得……明白嗎？我們已經有我們自己的道理……你別生氣，你等一會。兩個道理，爸爸。

別 （跳起來）。胡說，只有一個道理！我的道理。你們的道理怎麼樣？在什麼地方？拿出來看。

彼 父親，你別叫喚。我也來說一說……是的。你有道理。但是你的道理對於我們窄小……我們長大了，所以道理小了，正如我們長大了，衣服小了一樣；我們覺得緊，它在壓着我們……你所過的生活，是你生活的規矩，它對於我們已經不適用了……

別 噯，是的！你們……你們！怎麼不是呢……你們有學問了……可是我是個傻瓜！你們却是……

達 不是這個話，爸爸！不是這樣說……

別 不，是這個話。有客人來看你們……成天地吵嚷……夜裏吵得睡不着覺……你當着我的眼跟女房客幹荒淫的事情……你總是大搖大擺……可是我呢……我却和你母親蜷縮在椅角裏……

阿 （闖入房間，泣訴地叫道）。親愛的！難道我……親愛的！難道我說什麼了嗎？我就是住在椅角裏……住在椅角裏，住在草房裏也行！就是你們不要罵！不要互相咬！……親愛的！

別 （用一隻手把她拉來，一隻手推開）走開點，老太婆！他們用不着你！我們兩個都用不着！他們是聰明人！……他們覺得我們是外人！

達 （呻吟）。什麼罪呀！什麼……罪！

彼 （面色蒼白，絕望地）。你要明白，父親……這是糊塗。糊塗！突

然，無緣無故的……

別 突然？胡說！不是突然！……我在心裏已經熬了好幾年了！……

阿 彼得，讓讓吧！別爭了……達吉羊娜……可憐可憐父親吧。

別 糊塗？你這混蛋！可怕……而不是糊塗！突然……父親和子女住在一起，突然有兩個道理……你們是畜牲！

達 彼得，你走！父親，你平平氣……噯，我求你……

別 沒有良心的！逼迫我們……你們靠什麼神氣？做了什麼？我們——生活過！做工……造房子，為你們……造孽……也許，造孽造多了——為你們。

彼 （叫喊）。我求過你，要你……做這些的嗎？

阿 彼得！看上帝的……

達 滾開吧，彼得！我受不了，我走了……（疲憊不堪地落坐在椅子上。）

別 阿，逃走吧……逃避道理，像鬼逃避神香似的……受良心責備了。

尼 （從前間裏來，把門大開，在門限上站住。他下班回來。他的臉是被烟燻黑，被烟灰抹黑的，雙手也是髒的。他穿着油光色顯的短褲，腰繫皮帶，脚穿齊膝的污穢的長靴。他伸手出來，說）。快些給我兩毛錢，付馬車錢！（他的突然來到，突然發出的安靜的聲音立刻停止了房間裏的喧嘩聲，幾秒鐘之間大家都默不作聲，一動不動地注視着他。他注意到這印像，立刻會是怎麼一回事，帶着道歉的微笑說）。噢——！又開火了！

別 （粗暴地高叫）。你這非基督徒！你是到什麼地方來！

尼 啊？到什麼地方？

別 為什麼戴着帽子！脫掉帽子……

阿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？這麼髒就簡直往房裏鑽……你看！

尼 你們把兩毛錢給我呀！

彼 （給他錢，低聲說）。快到這裏來……

尼 （微笑）。來救駕？這倒很難！馬上就來。

別 看！他那副樣子！……也……老是東闖西闖，跳跳蹦蹦的……不知在什麼地方揀到了什麼……對世界上的東西，無論什麼都看不起了……

阿 （假裝着丈夫的聲氣）。真個的……多粗氣！達吉羊娜，你去……

去到廚房裏……到廚房裏去！去告訴史吉邦尼達——吃飯了……（達吉羊挪下）。

別（陰鬱地微笑着）。那末，把彼得打發到什麼地方去呢？唉，你呀！糊塗的老太婆！你糊塗……你要明白，我並不是什麼野獸。我是出於真心……是爲了擔心他們……爲了心底裏痛愛才嘸嘸……並不是出於惡意。你爲什麼把他們都趕開，離開我呢？

阿 我是知道的……親愛的！我都知道……是捨不得他們。我和你都年紀大了……我們就是這個樣子了！我們上那去？天呀！我們還有什麼用！可是他們要過活呀！他們——親愛的——人家的苦處還會看見得多的……

彼 父親，真的，你犯不着，……着急……你疑心什麼……

別 我怕！這樣的時代……可怕的時代！什麼都在毀壞，什麼都在破壞……生活在動搖……我爲你擔心……突然有個三長兩短……誰來養我們的老呀？你是我們的依靠。你看尼爾什麼樣子！還有這個……這隻鳥，吉見列夫……也是！你要遠着他們！他們……不喜歡我們。你看哪！

彼 唉，够了！我不會發生什麼事情的……我再稍爲等一等……然後就要遞呈子……

阿 你就快些遞吧，彼得，讓父親放心……

別 彼得，你這樣說話的時候，有情有理的，我是相信你的……我相信，你的一生，不會比我過得壞……可是，有時候……

彼 噯，咱們把這事情別談了吧。够了！……你想想看，這樣的場面我們怎麼常常有！

阿 我的親愛的！

別 還有達吉羊挪……唉！她該把學校扔了……她要學校做什麼？就是累得要命罷了……

彼 是的，她應該休息……

阿 噯，應該！

尼（衣服脫去穿着藍小褂，但是還沒有洗滌，上）。快要吃飯了嗎，阿？

〔一看見尼爾走進來，彼得便迅速走到小間去。〕

- 別 鬼臉也好先洗一洗，然後再來開吃飯。
- 尼 噯，我的鬼臉並不大，洗起來快當，可是我却像只狼，急著要吃。  
下雨，颶風，冷，火車頭又舊又壞……這一夜我累死了，簡直沒有氣力了！叫車務處長在這樣天氣去開開車看，並且開這樣的火車頭……
- 別 閒話多說點！我看，你倒會隨口批評上司……當心，別過禍。
- 尼 上司不會遭禍。
- 阿 父親不是說他們，是說你。
- 尼 啊，是說我……
- 別 是的，是說你。
- 尼 啊！……
- 別 你別啊啊的，聽我說……
- 尼 我聽呀。
- 別 你驕傲起來了……
- 尼 好久了嗎？
- 別 你敢用這樣的舌頭跟我說話。
- 尼 我只有一个舌頭（伸舌頭來給人看），我就用這個舌頭和大家說話……
- 阿 （用手一拍）。呀，你這不要臉的！你把舌頭給誰看？
- 別 等一會，母親，等一會！（阿庫林娜責難地搖著頭，下）。你是一個……聰明人。我要和你談談……
- 尼 吃完了飯？
- 別 現在。
- 尼 最好是吃完了飯。真的，我餓，我累了，我發抖……請你開個恩，把談話延期吧。就是以後，你會對我說什麼呢？你是要罵人呀……可是跟你相罵我並不開心……你最好……那個……爽快說明，你再也不能容我……要我……
- 別 鬼和你同在！（走進自己的房間，把門隨手重重地，堅實地關上。）
- 尼 （高叫）。好極了。鬼比你好。（鼻子裏哼著歌，在房間裏走來走去。達吉羊娜上）。又狗叫了嗎？

達 你簡直想像不出……

尼 嗯，想像得很清楚……在一齣名叫「四處碰壁」的演不完的喜劇裏演了一場頗有戲劇性的戲。

達 你倒開心這樣說。你倒會處於局外……

尼 我會把這整個討厭的事情從身邊推開，推在一邊。並且我快要果斷地，一勞永逸地推開……我要調到車廠裏去，做技師去……我夜裏開貨車開厭了。要是開客車，比方說，開專車，便飛快地開足了！可是開貨車，跟火夫一起爬……無聊……我喜歡待在人們中間！……

達 那末你要避開我們！……

尼 是的……請原諒我說真話！——你不是也要跑嗎！我喜歡生活，喜歡熱鬧，喜歡快樂人平常人的工作。難道你們是過生活嗎？你們好像是在生活的旁邊徘徊，不知爲了什麼原因，你們呻吟，抱怨……怨誰，什麼原因，爲了什麼？却，明白。

達 你不明白嗎？

尼 就是說不明白呀。一個人朝一面躺，躺得不舒服的時候，他便翻身朝另一面，可是生活過得不舒服的時候，他却只是抱怨……你只要用些力，——就可以翻個身。

達 你知道，有一個哲學家說過，只有糊塗的人才覺得生活是簡單的。

尼 哲學家一定是很通曉糊塗事情的。但是我也並不認爲我是聰明人……我不過發現，和你們一起過生活，不知爲什麼無聊得受不了。我想，因爲你們很喜歡無論對於什麼都抱怨。爲什麼抱怨，誰來幫你們一把？誰都不幫……沒有什麼人可幫……並且也不值得……

達 你是從那來的這個無情，尼爾？

尼 這是無情嗎？

達 是殘酷……我想，你是從吉見列夫那傳染來的殘酷，吉見列夫不知爲了什麼事情對於什麼人都嫌惡。

尼 可是，並不是對於什麼人都……（笑了起來）。你不覺得這個吉見列夫像把斧子嗎？

達 斧子？什麼斧子？

尼 普通的，鐵斧子，木頭把……



達 不，別開玩笑！不要……你可知……和你說話很開心……你是一種新鮮的人……可是就是……你不關心……

尼 對於什麼事情？

達 對於人……比方說，對於我……

尼 唔……大概，並不是對於所有的人。

達 對於我……

尼 對於你？……哦，是的……（二人沉默。尼爾端詳自己的靴子。達吉羊娜看着他，等待着什麼）。你知道……我對於你……就是說，我對你……（達吉羊娜向他做一個動作，尼爾一點也沒有覺察。）很敬重……並且也喜愛。我就是不喜歡，你為什麼做教師？這事情不合你的本性，使你疲倦，使你暴躁。可是事情倒是很重大的。因為小孩子——這是未來的人呀……應該好好地看重他們，愛他們。無論什麼事情，要做好它，應該愛它。你知道，我喜歡打鐵喜歡得要命。一塊紅紅的，沒有成形的鐵漿放在你面前，又兇狠，又灼人……用錘子去打它——真樂啊。它把嘖嘖有聲的火沫向你吐來，想要燒你的眼瞼，瞎掉你的眼睛，把你踢開。它是活的，有彈力的……你只要你用你胳膊用力地打，可以把它做成你所需要的一切東西……

達 做這事情應該要有力。

尼 並且要靈活……

達 噯，尼爾，你從來沒有可憐……

尼 可憐誰？

葉 （上）。你們吃過飯沒有？沒有？請到我那裏去！我烘的餡餅多好啊！檢察官在那？好吃的餡餅！

尼 （走向葉林娜）我去！啊，我來把好吃的餡餅都吃光！我快要餓死了，他們故意不給我吃！這裏不知道為什麼生了我的氣……

葉 爲了舌頭，大概是……達吉羊娜，我們去吧！

達 不過我要去對媽說一聲……（下）。

尼 你怎麼知道，我把舌頭給父親看了？

葉 什麼？我一點也不知道！怎麼一回事？

尼 哼，我不告訴你……你最好還是把好吃的餡餅講給我聽聽。

葉 我打聽得出！說餡餅嗎……你知道，是一個犯殺人罪的犯人教我烘

這餡餅的。我丈夫准許他到我家廚房裏來幫忙。他是這樣一個很可憐的，瘦瘦的。

尼 你丈夫？

葉 天曉得！我丈夫只有十二寸高……

尼 他這麼矮？

葉 住嘴！並且有這樣的鬍子（用手指表示是怎樣的鬍子）。有三寸長……

尼 我第一次聽見，一個人的價值是用尺量的！

葉 唉！他除了鬍子之外，沒有什麼別的價值！

尼 這可悲哀啊！你再說餡餅吧……

葉 他，這個犯人，是一個廚子……把自己的妻子殺死了。可是我倒很喜歡他。因為他是無意中殺死她的呀……

尼 這個我囤懂得！

葉 滾開！我不願意和你說話了。（達吉羊娜，在門口出現，看着他們。彼得從另外一個門裏出來。）檢察官！到我那裏去……去吃餡餅！……

彼 好極了！

尼 因為不孝順，他今天被父親收拾了一頓……

彼 喂，別說了。

尼 我真奇怪，他不問一聲怎麼敢到你那裏去……

彼 （注視一下老人們的房間，不安地）。去——我們就去！

達 你們先去，我就來……

〔尼爾，彼得和葉林娜下。達吉羊娜走向自己的房間，但是這時從老人們的房間裏傳出阿庫林娜的聲音〕。

阿 達吉羊娜！

達 （停下，不耐煩地聳聳肩）。什麼？

阿 （在門裏）。到這裏來。（幾乎是竊竊私語地）。怎麼，彼得又到那女人那裏去了嗎？

達 是的……我也要去……

阿 唉，我們的這個災星，啊？她這個坐立不安的在作弄彼得。我已經覺得了……你也勸勸他呀。你也好勸他說：喂，弟弟，放手吧。喂

，她和你呀，配不上……你好對他說呀！况且她統共也不過只有三千塊錢，再有是丈夫的恤金……我知道……

達 媽媽，別說這個了。葉林娜一點也不把彼得放在眼裏。

阿 故意這樣的！故意的！她這妖怪，在逗他……不過裝出這個樣子，竟我對你不發生興趣……可是她自己盯着他，像貓盯着黃雀似的……

達 唉！……關我什麼事！與我有什麼關係？你自己去說好了……傷了我吧！你要明白，——我累了！

阿 你不要現在去跟他說……你就去，躺下，休息一會……

達 （幾乎是喊叫地）。我沒有什麼地方好休息！我永久累……永久！你要明白！我一輩子……被你們攪累了……被你們！

〔很快地走往小間。阿庫林娜向女兒做一個動作，好似要阻止她，但是雙手一拍，停留在原地，狐疑地張着大嘴。〕

別 （從門裏往外看）。又打起來了？

阿 （一驚）。沒有，沒有什麼……就是這樣……

別 什麼這樣？她兇你了嗎？

阿 （急急地）。沒有，沒有什麼——你這是怎麼啦？我對她說……邊，該吃飯了。她却說——我不要！我說——怎麼你不要？她却……

別 你胡謔，母親！

阿 實在話！

別 你爲了他們在我面前撒了多少謊啊。你朝我眼睛看看看……你不道……唉，你呀！

〔阿庫林娜站在丈夫面前，垂着頭，沉默着。他也沉默着，深思地捋着鬍鬚。後來，嘆了一口氣，說〕。

不，無論如何我們不該讓他們去受教育，因而和他們隔離開來……

阿 （低聲地）。够了，父親！現在就是普通人也並不好一些……

別 給子女的，永久不要比你自已所有的多……我最痛苦的是我看不得他們有什麼性格……一點也沒有這種……堅強的……每一個人都該有自己的面目……可是他們是什麼樣子……好像沒有面目！你看尼爾……他很兇……他是強盜。可是是一個有面目的人。他危險……但是他是可以瞭解的……唉……呀呀！你看我，在年輕的時候，我曾經喜歡教堂裏的唱詩……喜歡探蓮……可是彼得却喜歡什麼

呢？

阿（怯弱地，嘆口氣）。他到女房客那裏去了。

別好……你看着吧！我來把她……擠出去。

〔吉見列夫，比往常更加睡眼惺忪和陰沉。手裏拿着一隻酒瓶，一隻酒杯。〕

吉見列夫！又開戒了？

吉昨天，晚禱之後……

別這是爲什麼呢？……

吉沒有原因。快吃飯了吧？

阿我這就開飯……（開始張羅）

別唉呀，吉見列夫，你是一個聰明人……可是酒却毀了你！……

吉可敬的小市民，——你胡說！毀我的不是酒，是我的力……氣力過剩——這是我的毀滅……

別可是，氣力是不會多餘的……

吉又胡說了！現在有氣力——沒有用處。有用處的是靈巧，狡猾……有用處的是像蛇樣的靈活。（捲起袖子，伸出拳頭）。你看，——假使我拿這玩意去打桌子，我就能把桌子打成粉碎。可是這雙手在實生活裏是沒有什麼可做的。比方說，我可以劈木柴，可是要我寫字就又難又可笑……我的氣力沒有什麼地方可使。照能力說，我只能在露天戲台上，在廟會裏給自己找到一個位子，我可以在那裏拉斷鐵鍊，舉起彈子和別的什麼。但是我也識過書……並且讀得很好……因此我被教會學校開除出來了……我讀過書，我不願意過出把戲的生活，我不願意你到露天舞台來，安心滿意地欣賞我。我要你們不安心地不滿意地看着我。

別你心狠……

吉像我這樣大的畜牲，是沒有狠心的，——你不懂得動物學。自然是很狡猾的。因爲，假使在我的氣力上再加上狠心，——你還能從我的手裏跑到那裏去？

別我用不着跑到那裏去……我是住在自己的房子裏。

阿你就別作聲吧，父親。

吉對！你是住在自己的房子裏。你的房子，你的建築就是你的命。小

市民，就是爲了這個緣故，我沒有什麼地方好住！

別 你是白白地活着……一無所爲。但是假使你轉轉念頭……

我 我不願意轉念頭，因爲我討厭。我還是醉酒和墮落，比爲你和你這樣的人做工和過活要好得多。你這個小市民，你能够想像得出，我會清醒白醒地，穿得整整齊齊的，做你的用人，跟你說奴才的話嗎？不，不能……

〔波里雅上，一看見吉見列夫，便往後退。他發覺她，便張口微笑，點點頭，伸手給她，說〕。

你好，別怕……我不再對你說什麼了……因爲我什麼都知道了！

彼 （難爲情地）。什麼？……你什麼也不會知道……

阿 啊，你來了。噯，去，去告訴史吉邦尼達，叫她拿菜湯來……

別 到時候了……（對吉見列夫）。我喜歡聽你發議論……特別是關於你自己，你講得很好。就這樣，——看你樣子，你很可怕。可是你在說出你思想的時候，——我就感覺到你的軟弱……（得意而低聲地笑了起來）。

吉 我也喜歡你。因爲你聰明得合乎分寸，笨得合乎分寸；善得合乎分寸，惡得合乎分寸；誠實和卑鄙，胆小和勇敢也合乎分寸……你是一個典型的小市民！你很合法地把卑鄙溶合在自己的心裏……卑鄙是一種力量，這力量甚至於戰勝過英雄而生存着，生存着而勝利着……在喝菜湯之前，讓我們來先喝杯酒吧，可敬的小心鬼。

別 等端來了，我們就喝。可是，你却爲什麼罵人呀？……無緣無故，不應該得罪人……議論應該發得小心，順溜，人家聽你說得也有味兒……可是假使你用話來調笑人，——誰也不會聽你說，要是誰聽的話，他就是傻瓜！

尼 （走上的時候）。波里雅來了沒有？

吉 （微笑地）。來了。

阿 你要找他做什麼？

尼 （不回答她，——對吉見列夫）。噯呀！開戒了？又？你常常開戒……

吉 有得喝人的血，不如喝伏德卡酒……況且，現在人的血又稀，又髒，又沒有味……健康的有味的血剩得很少了，——全都吸乾了……

〔波里雅和史吉邦尼達。史吉邦尼達端一隻盆子，波里雅端一整肉

。〕

尼（走近波里雅）。你好。答覆預備好沒有？

波（放低聲音）。不要現在當着大家的面……

尼了不得！怕什麼？

別誰怕？

尼我……還有她……

阿我不明白……

吉（暗笑）。我可明白……（倒酒，喝）。

別怎麼一回事？你怎麼啦，波里雅？

波（難為情地，低聲地）。沒有什麼……

尼（坐到桌子跟前）。祕密……祕密！

別既然是祕密——就到椅角裏的什麼地去說，別當着人面。這個，我倒要說，是一種嘲弄……簡直要從家裏逃出去！什麼暗號，吞吞吐吐，陰謀……人家却像一個傻瓜似的坐在那裏，眼睛一閉一闔的……尼爾，我要問你，我是你的什麼人？

阿真的，尼爾，這究竟算是怎麼一回事……

尼（安靜地）。你是我的養父……但是不必生氣，不必大驚小怪……並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情……

波（從她剛剛坐下去的椅子上站起來）。尼爾提出……他對我說……在昨天晚上……他問……

別問什麼？……啊？

尼（安靜地）。你不要嚇她……我問她，她肯不肯嫁給我……

〔列斯謝妙諾夫奇怪地看着他和波里雅，臨空提着筵匙。阿庫林娜也呆住了。吉見列夫看着前面，沉重地眨着眼睛。他放在膝上的手關節發着抖。波里雅低垂着頭。〕

尼（繼續說）。她說，今天回答我……就是這麼一點事情……

吉（拿手一揮）。並且很平常……沒有別的什麼……

別原來這——樣……確實……很平常！（痛心地）。並且時髦……新派！然而，這算什麼？

阿你這反基督，反基督！你還沒救的腦袋！……你也先應該和我們商

量商量啊……

- 尼（懊惱地）。我舌頭被箝住了！
- 別 別說了，母親！不是我們的事情！吃飯，別作聲。我也不作聲……
- 吉（醉醺醺地）。我可要說話……不過暫時我也不作聲……
- 別 是的……最好大家別作聲。但是，無論如何，尼爾……你這樣感謝我給你吃麵包和鹽，並不聰明……你躲躲閃閃地過活……
- 尼 你的麵包和鹽，我用勞力還你，並且以後還要還，可是你的意志我却不能服從。你要我娶一個傻女人雪陀娃雅（Седовая）僅僅爲了她有一萬賠嫁。我要她做什麼？可是我是愛波里雅的……早就愛了，並且誰也不瞞。我向來做人是光明正大的，以後也一直這樣做人。我沒有什麼可被責備，我沒有什麼可被怪罪。
- 別（矜持地）。原來如此，如此！很好……那有什麼呢？結婚吧。我們並不妨礙你們。不過你們靠什麼資產過活呢？既然不是祕密——你就說說吧。
- 尼 我們要做工。我調到車廠裏去……她呢……她也有事情做。你還是照樣每月可以拿我三十魯布。
- 別 看着吧。答應是容易的……
- 尼 寫債據給你好了……
- 吉 小市民！跟他拿債據！拿！
- 別 並沒有請你管這個事情……
- 阿 也算是個什麼顧問！
- 吉 不，你要拿。哼，你不會拿的，有良心的，你不敢的……尼爾，給他簽字！你寫，說我每月必定……
- 別 紙據我也可以拿……是在理路上的，我想。從十歲起，我就給他吃啊，喝啊，穿啊，着啊……直到二十七歲……可不是……
- 尼 你好不好以後再算，不要現在？
- 別 可以以後算。（突然憤激起來）。不過，你要記住，尼爾，從此以後，我跟你，你跟我都是敵人！這樣的侮辱我是不能饒恕的。你要知道！
- 尼 什麼侮辱？侮辱的什麼？你並沒有盼望我娶你做老婆呀？
- 別（叫喊，不聽）。記住！玩弄那給你吃，給你喝的人……不聞一聲

……不商量一下……偷偷地……（對波里雅）。你！安份守己的！少說少話的！怎麼低着頭？啊？不說話？你知道，我能把你……

尼（從椅子上站起來）。你什麼也不能。吵就吵。在這房子裏我也是主人。我做了十年工，賺的錢都給了你，這裏，就這個地方（用腳踏地板，雙手作寬闊的動作，指自己的周圍）。我也放下不少力量。誰勞動，誰就是主人……

〔在尼爾說話的時候，波里雅站起來，走出去。她在門口碰見彼得和達吉羊娜。彼得向房裏看一眼，就隱而不見了。達吉羊娜站在門簾子裏，靠在門框上。〕

別（茫然地向尼爾圓睜着眼睛）。怎——麼？主人？你是？

阿 我們走吧，父親！走吧……請，走走！（用拳頭威脅尼爾）。哼，尼爾！哼，等着吧！（含淚地。）等着吧……你會等到的！

尼（頑強地）。是的，誰勞動，誰就是主人……你記住這句話！

阿（把丈夫拖着走）。走吧，老頭子！我們——走。上帝與他們同在！別說了，別吵喝了！誰聽我們的話？

別（向妻子的努力讓步）。那末，好吧……你就做主人吧！我們看着吧……誰是主人！我們會看到的！

〔走到自己房間去。尼爾激動地在房間裏踱來踱去。遠處街上有人在奏八音琴。〕

尼 攪得一塌糊塗！鬼迷着我去鬧她的！……傻瓜！確實我什麼也藏不住……情不自禁地什麼都往外爬！唉，你呀……

吉 沒有關係。很好的一場戲。我聽着看着，很有味。很不壞。別罷，老弟。你有才幹……你能够演英雄角色。在現下的時候，英雄是有用處的……請你信我的話：在我們這時候所有的人都應該分做英雄——就是傻瓜和下賤的人——就是聰明的人……

尼 我為什麼要讓波里雅受這樣的病氣呢？……她嚇了吧……不，她是嚇不怕的！大概，受氣了……呸！

〔達吉羊娜還是站在門簾子裏，提到波里雅名字的時候，她有一個動作。八音琴的聲音沉下去。〕

吉 很方便把人分成傻瓜和壞蛋。壞蛋是無其數。他們是靠牲畜的聰明過活，他們只相信力量的道理……不是我的力量，不是關禁在我胸



陰裏的那個力量，而是狡猾的力量……狡猾畜牲的聰明。

尼（不聽。）現在應該快點結婚了……快就快點吧……不過，她還沒有回答我呢。但是我知道，她會說什麼，我那親愛的姑娘……我多麼恨這個人……這個房子……這整個生活……腐爛的生活。這裏的一切……都是什麼畸形的。誰都不覺得，生活被他們毀掉了，降低成無聊了……他們把生活給自己做成了監牢，苦刑，不幸……他們怎麼會做出這個事情來的？不明白。但是我憎恨那些毀掉生活的人……

〔達吉羊娜向前跨了一步，停下來。然後不聲不響地走到屋角的箱子跟前，坐在上面。她彎着腰，顯得很小並且更加可憐了。〕

吉 傻瓜使生活美麗。傻瓜很多。他們總是追求着什麼不是他們，不僅是他們需要的東西……他們喜歡想出大家普遍幸福的的大路以及諸如此類的無聊東西。他們想要找出一切事物的開頭和結果。總而言之，是做糊塗事情……

尼（深思地）。是的，糊塗事情。這個我倒是一個能手……可是她要比我清醒得多……她也愛生活……是一種很仔細的，很安靜的愛……你知道，我和她一定會過活得很好很好！我們兩個人都是很勇敢的……假使我們要什麼的話，我們一定能夠達到……她好像是一種……新的人……（笑）。我和她一定生活得很美！

吉 傻瓜會一輩子都尋思，為什麼玻璃是透明的，可是壞蛋却爽快就把玻璃做成瓶子……

〔八音琴又奏起來了，已經是很近。幾乎就在窗下。〕

尼 噯，你老是說瓶子！

吉 不，我是說傻瓜，火沒有點着的時候，傻瓜問自己，火在什麼地方，火熄了，他又問，火到什麼地方去了。壞蛋却坐在火旁邊……，他很溫暖

民（深思地）。是的……很溫暖……

吉 實在說，他們兩個都是糊塗的。不過一個糊塗得漂亮，英勇，一個糊塗得很笨，很卑鄙。他們兩個雖然都是各走各的路，但是都是走到一個地方去，——走到坟墓裏去，只有到坟墓裏去，我的朋友……（哈哈大笑。達吉羊娜輕輕地搖頭）。

尼（對吉見列夫）•你怎麼啦？

吉 我在笑……活着的傻瓜看着死去的同胞，問自己——他在什麼地方？可是壞蛋却爽快承繼死人的資產，繼續過溫暖的生活，飽暖的生活，舒服的生活……（哈哈大笑）。

尼 可是，你喝得太多了……到自己房間去吧，啊？

吉 你指點一下，在什麼地方？

尼 噯，別發傻。你要我領你去嗎？

吉 老弟，你是領不了我的。我無論是和被告，無論是和原告都沒有聯帶關係。我自己顧自己。我是罪行的物證！生活毀掉了！生活縫縫得很糟……我說，生活做得不合體面人的身材。小市民把生活縮小了，縮短了，把它弄得太緊了……所以我就是一個物證，證明人沒有什麼地方，沒有什麼東西，沒有什麼目的可生活……

尼 噯，走吧，走吧！

吉 放我！你以為，我會摔倒嗎？我已經摔倒了，你這怪東西！早就。不過，我，本來是想爬起來的，你在旁邊走過，沒有發覺地，並非故意地，又把我撞倒了！沒有什麼，你自己走吧！走吧，我不埋怨……你健康，你有資格走到你要走到的地方去，你要怎樣，就怎樣……我，這摔倒的人，用贊成的目光送你——走！

尼 你咕嚕什麼？有些有意思的話，但是不明白……

吉 並且你也不會明白！不用！某些東西最好不要明白，因為明白了它們也是沒有用。你去吧，去吧！

尼 那末，好，我走了。（走到小間去，沒有注意到緊貼在屋角裏的達吉羊娜）。

吉（向他後影鞠躬）。願你幸福，強盜！你自己不知不覺地奪去了我最後的希望……就去他媽的希望吧！（走向桌子跟前，把瓶子放在桌子上，發覺屋角裏的達吉羊娜的身體）。實在說，這是誰？

達（低聲地）。還是我……（八音琴的聲音立刻中斷了）。

吉 是你？唔……我以為，我覺得……

達 不，這是我……

吉 我明白……但是，為什麼是你？你為什麼在這裏？

達（並不高聲地，但是却清楚地，口齒分明地）。因為我沒有什麼地

方，沒有什麼東西，沒有什麼目的可以生活……（吉見列夫用輕微的步子默默地走到她跟前）。我不知道，我爲什麼這樣疲倦，我這樣苦悶……但是……你明白，苦悶得可怕！我才只有二十八歲……我真害羞，我告訴你，我很差，我覺得我自己這樣……這樣的軟弱，這樣的低下……在我的內心，在我的心裏——是空空洞洞……什麼都枯乾了，什麼都燒完了，我感覺出這一點，由於這個緣故，我痛心……這好像是不知不覺地發生的……我不知不覺在心裏產生了空虛……我爲什麼把這告訴你呢？

吉 我不明白……我醉得很厲害……一點也不明白……

達 誰都不和我說話，像我所要的那樣……像我曾經所要的那樣……我希望……他……先開口說……我默默地等候了好久……可是這生活……吵嘴，平凡，瑣碎……擠軋——這一切從那時起就踐踏我……輕輕地，不知不覺地踐踏……沒有氣力生活甚至於我的絕望都是無力的……我簡直害怕起來……現在……突然之間……我害怕起來……

吉 （搖着頭，離開她，走到門那裏去，把門推開，變轉着舌頭地沉重地說）。咒詛這房子！……沒有別的什麼……

〔達吉羊娜緩緩地走進自己的房間。空洞和靜寂一會。波里雅迅速地，腳步沒有聲音地走進來，尼爾跟在聽後面。他們一言不發地走到窗戶跟前，在那裏，尼爾抓住波里雅的手，半聲地說。〕

尼 你原諒我剛才的事情……這事情做得又蠢又醜……但是我要說的時候，我又不會沉默。

波 （幾乎是私語地）。反正一樣……現在反正都是一樣！這一切對於我怎麼樣？反正都是一樣……

尼 我知道，你愛我……我看得出……我不問你。你——可笑！昨天說：我明天回答，我要考慮一下。這不是可笑！有什麼想的——你不是愛嗎？

波 是的呀，是的呀……早就……（達吉羊娜從自己房間的門裏偷偷走出，站在帷幕後面，聽着）。

尼 我們會生活得很好很好，你看吧。你是這樣一個可愛的伴侶……你別害怕窮困……你會克服悲哀……

波 （簡樸地）。和你在一起——還有什麼可怕的？我就是這樣——

個不害怕……但不過溫和的女人罷了……

尼 並且你也很倔強……堅強，不肯屈服……啊……我真高興……雖然知道，什麼都會發生，但是很高興……高興得要命……

波 我也知道一切都在前面……

尼 啊？你知道？這好極了……唉，在世界上生活多好啊！不是很好嗎？

波 很好……你是我親愛的朋友……你是我的好人……

尼 你這是怎麼說的……說得太好了！

波 噯，不要稱讚……該走了……該走了……不要有什麼人來……

尼 讓他們來好了！

波 不，該走了！……那末……再吻一次！……

〔她從尼爾的手中掙扎出來，在達吉羊娜面前走過，但沒有發覺她。尼爾走在她後面，臉上帶着微笑，看見達吉羊娜，在她面前停住，驚訝她的在場，並且很憤怒。她也沉默着，用死沉沉的眼睛看着他，臉上帶着冷笑。〕

尼 （蔑視的）。偷聽了？偷看了？哼，你呀！（很快地走下。達吉羊娜一動不動地站着，像石膏化了似的。尼爾走出去的時候，把通小間的門開着；老人別斯謝妙諾夫嚴厲的吆喝聲傳進房間裏來：「史吉邦尼達！誰扎煤打翻了？不看見嗎？揀起來！」）

（幕）

### 第三幕

還是那間房間。早晨。史吉邦尼達在拂拭傢俱上的塵埃。

阿（一面洗茶具，一面說）。今天的牛肉不肥，你就這麼辦：昨天的燒肉一還定有脂油剩下來，——你就去把它放在菜湯裏……菜湯就會顯得油了……聽見沒有？

史 聽見……

阿 你要煎小牛肉，雞鍋裏油可不要倒得太多……禮拜三我買了五斤，昨天，我一看，連一斤都剩不到了……

史 那就是說，用完了……

阿 我知道，用完了……你看你頭上的油有多少……就像鄉下人小油桶裏的松油一樣……⊖

---

⊖ 指農人用以揩車軸的小油桶，此小油桶即掛在馬車車軸的中間。

史 難道你氣味聞不出，我是抹的長明燈<sup>⊖</sup>裏的木油嗎？  
阿 好，算了……（啞場）。早晨達吉羊娜把你打發到什麼地方的？  
史 到藥房去的……去買鹽氮……她說，你去，給我買十二個戈貝的鹽氮……  
阿 必是，頭痛……（嘆了一口氣）。真麻煩，她生病了……  
史 給她出嫁就好了……她也許一下子就好了……  
阿 現在要把一個姑娘出嫁可真不容易啊……有學問的姑娘還要更難……  
史 你只要給好好的陪嫁，就是有學問的姑娘也有人要……

〔彼得從自己的房間裏往外看了一眼，即隱而不見。〕

阿 我的眼睛看不到這種快樂的事情了……達吉羊娜不願意出嫁。  
史 多分，在她這樣的年紀，那有不願意的。  
阿 唉！……昨天誰到樓上女房客那去做客了？  
史 那個教書的……紅鬍子的。  
阿 就是太太逃走的那一個嗎？……  
史 是的，是的，就是他！還有收稅的……就是那個……臉上看起來，瘦瘦的，黃黃的……  
阿 我知道。是娶的買賣人比密諾夫（Пименов）家的外甥女……他有癆病，聽說沒有……  
史 你還用說！……看也看得出呀……  
阿 我們那唱唱的去沒有了？  
史 唱唱的，彼得都去了……唱唱的鬼叫似的唱歌……一直叫到兩點鐘……像牛叫似的……  
阿 彼得什麼時候回來的？  
史 我給他開門的時候，天已經發亮了……  
阿 噢啞啞！……  
彼（上）。喂，史吉邦尼達，快點做，快點走……  
史 馬上就走……我自己倒高興快一些……  
彼 要高興，就多做些事，少說些話……（史吉邦尼達鼻子裏哼了一下，就下去）。媽媽！我不祇一次請你少跟她說話了……這是不好的

⊖ 指神像前的油燈。

呀，而且，你要明白，和老媽子做親密的談話，並且打聽她……各種各樣的事情。不好。

阿（惱怒地）。怎麼，你發命令，要我問你，我可以和誰說話嗎？你和父親都不肯跟我說話，那末也容許我和用人說句話呀……

彼 可是，你要明白，她和你配不上。因為，除了什麼流言之外，你從她嘴裏，什麼也聽不到。

阿 我可以從你嘴裏聽到什麼呢？你在家裏住了半年了，一次也沒有和你親生的母親在一起坐過個把鐘頭，……莫斯科怎麼樣，還有什麼怎麼樣……一點也沒有講給她聽……

彼 喂，你聽我說呀……

阿 有時你一開口，——只聽到你怨苦的話……這又不好了，那又不好……把親生的母親，當個小丫頭似的，你教訓起來了，又是責備，又是譏笑……（彼得，把手一揮，很快地走到外間去，阿庫林碰對着他的後影）。看，他說了多少閒話！……（用圍腰布的角擦眼睛，吞泣起來）。

畢（上；他穿着破了的短襖，破洞裏戳出污穢的棉花來，腰裏繫根繩子，穿草鞋，戴皮帽）。你為什麼愁眉苦眼的？難道彼得又得罪你了嗎？為什麼他在我面前走過，像燕子似的翹翹尾巴……甚至於連好也不問一聲。波里雅在這裏嗎？

阿（嘆了一口氣）。在廚房裏，在研白菜末……

畢 可是鳥的秩序就很好。小鳥羽毛豐富了，就飛到四方去……牠一點也不用父親和母親的督促和教導……有茶給我留下沒有？

阿 你，看來，在自己的生活中是遵守鳥的秩序……？

畢 是的，正就是這個。並且也很好呀。我什麼也沒有，我誰也不妨礙……好像我不是在地上而是在空中生活。

阿（矚視地）。並且人家的尊敬你一點也沒有。拿去，去喝……不還是冷茶……並且還有些稀……

畢（舉杯照亮光）。不濃……好，謝謝，只要不空就行了。濃的，還要粘在裏面呢……至於說到尊敬，那末請你做個好事，請你不要尊敬……我自己也不尊敬什麼人……

阿 誰又要你的尊敬？誰也不要……

畢 那好極了……我本來就看出，人們在地上揀自己的一塊麵包，是互相從嘴裏搶奪。我是從空中得到食物……靠天上的鳥來養活……我的事業是乾乾淨淨的……

阿 喂，快要結婚了嗎？

畢 誰？我，還是怎的？那隻要嫁給我的佈穀鳥，還沒有飛到這裏的樹林子裏來，昏蛋……也許，簡直要遲到了……等不到，我就要死了……

阿 你別說空話了，你就直說，什麼時候你去行婚禮？

畢 給誰？

阿 好像不知道，……你看！

畢 女兒？她什麼時候要成婚，我就什麼時候給她成婚……假使他要和誰結婚的話……

阿 他們早就有這個主意了嗎？

畢 什麼？誰？

阿 你別裝腔了。她總會告訴你的。

畢 關於什麼？

阿 關於結婚……

畢 這是說誰結婚？

阿 呸你的！老頭子裝傻也該害臊。

畢 你等一會。你別上火……你就明白地說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

阿 不高興和你說話……

畢 你說呀，……你還要說多少時候，老是不明不白……

阿 （無味地，懷着羨慕地）。你什麼時候給波里雅和尼爾成婚？

畢 （喫驚地跳了起來）。什……麼？和尼爾……啊——啊？

阿 難道她沒有對你說實話嗎？噢，人變了……對親生的父親……

畢 （高興地）。你說什麼？你說笑話嗎？尼爾？啊，吹他們的牛！真的嗎？呀，小鬼！啊呀，波里雅：這簡直不是半步舞，這是整整一大隊的雙人舞了⊖……不，你不是撒謊嗎？噯，好極了！可是我的腦經裏却以為尼爾是要娶達吉羊娜的……真話。是有這樣的樣子。

⊖ 波里雅在俄文中爲 Поля，其愛稱則爲 Полька，此字又可解作一種甚爲迅速的半步舞。此處老父娶女已經昇格，簡直不是 Полька，而是 Кадриль了，кадриль之意爲一對一對的結成一大隊的舞蹈。



好像是要娶達吉羊娜……

阿（受辱地）。有誰肯把達吉羊娜給他。我們要覓他的寶……這樣一個臨陣脫逃的傢伙……

畢 覓尼爾的寶？你說什麼？要是我呀……就是我有十個女兒，我閉着眼睛也把所有的女兒都嫁給他。尼爾？他呀……他一個人能養活一百個人。尼爾嗎？哈，哈！

阿（帶着諷意地）。我看，——他的老丈人倒很好呀；很——很討歡喜。  
畢 老丈人？去吧。這位老丈人不願意騎到任何人的頸子上去……你呀！我簡直樂得要跳起柯馬林的舞來了……我現在完全是一個自由的孩子。現在我——就要這樣過日子了。誰都看不到我……我簡直就到樹林裏去，——畢爾契與不見了。噯，波里雅！我曾經想過，女兒……怎麼過活呢？我在她面前甚至於有些難為情……生個生下來了，可是再也無能為力了……可是現在……現在我……要到那去，就到那去。我到最最遠的三十個國家那邊去捉火鳥去。

阿 你怎麼好走呢？有福享人家是不跑胖的……

畢 有福享？我的福氣就是走開……波里雅倒是有福享的……她要……尼爾一起過活？健康，快樂，純樸，我腦袋裏的腦髓都跳起舞來了……心裏末，有雲雀在唱歌。噯，——我運氣來了。（用足踏拍子）。波里雅把尼爾勾住了，她這一首做得真正好……啊呀呀！呀呀得兒高！

別（上；他穿大衣，手裏拿着一隻無邊帽）。又喝醉了！

畢 一時高興。聽見沒有？波里雅……（高興地笑）。要嫁給尼爾了。啊？好吧，啊？

別（冷冷地，殘酷地）。我們不管這個事情……我們有我們自己的收穫……

畢 我老是以為，尼爾是打算娶達吉羊娜……

別 什麼？

畢 真話。因為看得出，達吉羊娜總是不放鬆她……這樣看着他……這個樣子，你知道……噯，該怎麼樣一般地說……以及其他等等……啊？突然……

別（安靜而惡毒地）。我來告訴你，親愛的……你雖然是個傻瓜，可

是應該明白，對於一位小姐說這樣下流的話是不允許的。這是一。  
（漸漸地提高聲音）。然後：你的女兒看誰，並且怎樣看，誰怎樣  
看她，她是怎麼一個丫頭，——我不說，我只是要說一點：假使她  
要嫁給尼爾，那正是她的路。因為他們兩個人的價值都是一個小錢  
，雖然他們兩個人都受過我很多恩，可是我從今以後唾棄他們了。  
這是二。噯，現在還有：我們雖然是遠親，可是你看看你自己，你  
是什麼樣子？討飯的。你倒告訴告訴我，是誰允許你這樣破爛的  
樣子走進我乾乾淨淨的房間裏來的……穿着草鞋和這一套打扮？  
畢 你怎麼啦，萬西里，——你怎麼啦，老弟？難道我第一次這個樣子  
嗎……

別 沒有算過幾次，並且也不願意算。不過我看出一點，你既然這樣進  
來，那就是說，你不敬重這房子的主人。我又要說：你是誰？叫花  
子，浪蕩子，襁褓漢……聽見沒有？這是第三。滾吧。

畢 （木瞪口呆）。萬西里。爲什麼？爲了什麼事情……

別 滾！別玩花巧。

畢 你清醒清醒吧。我在你面前是毫無罪過的……

別 喂！滾開……否則……

畢 （一面走着，懷着非難和惋惜地說）。唉，老頭子！唔，我還可憐  
你呢。別了。

〔別斯謝妙諾夫，站直了身子，默默地，用堅決而沉重的脚步在房  
間裏走來走去，嚴峻陰沉。阿庫林娜洗碗盥，怕懼地跟隨着丈夫的後影  
看；她的手發抖，嘴唇在私語着什麼。〕

別 你在咕咕着什麼？你在念咒還是怎麼的？……

阿 我在禱告……我在禱告，父親……

別 你知道……我做不成參議會的主席了。我看得出，——做不成了…  
…這壞蛋！

阿 噯，你怎麼啦？唉，老天爺……啊？爲什麼呢？也許，還能够……

別 什麼——也許？陀塞京（Досекин），銅匠部的頭腦，他在想當  
主席……小孩子！小狗！

阿 也許，還不致於選舉他……你別操心……

別 會選他的……從各方面看來……我一到，看見他坐在參議會裏……我聽見，他唱開了——滔滔不絕：他說，生活很困難。他說，應該互相幫忙……他說，大家要一條心地做……所有小組，……他說，……現在，……要所有工廠……做手藝的人不能分開來過日子……我說：猶太人是萬惡之源。應該限制猶太人。我說，我們去向省長告他們：猶太人不讓俄國人有生路，懇求他，把猶太人撵走（達吉羊娜輕輕地開門，一無聲息地，搖搖幌幌地，走到自己房間裏去。）

。可是他却這樣笑嘻嘻地問道：那些比猶太人更壞的俄國人擺到什麼地方去呢？於是他便用各種各樣小心的字眼來暗示我……好像我不明白，可是我可覺得，他是往那裏鑽……這壞蛋。我聽了聽，——就走到一邊去……我想，等一會，我來給你顏色看……這個時候米海爾·克留柯夫（Михаил Крюков），那爐匠，走到我跟前來……你知道，他却說：主席，恐怕，要讓陀塞京做了……他往側面張望，怪尷尬的……我想要對他說——哼，你這個斜眼講的烏大⊖……

葉（上）。您好，萬西里。您好，阿庫林娜……

別（愛理不愛理地）。啊……是你嗎？請……有什麼見教？

葉 我是送房錢來的……

別（比較和氣地）。好事情……這是多少？二十五個魯布……還要跟你算那走廊裏窗戶上的兩塊玻璃錢——四十戈貝，還有爐門上的一個扣子，是你家老媽子弄掉的……好吧，就算是二十戈貝吧……

葉（笑了起來）。你算得多準啊。對不住……我沒有另錢……這裏是三個魯布……

阿 你拿了一袋煤……你們家老媽子拿的。

別 煤多少錢？

阿 煤三十五戈貝……

別 一共九十五戈貝……找兩魯布零五戈貝……請拿去。至於說算得準，親愛的太太，你說得很對。全世界都是守着一個準……太陽出山下山也很準，好像千年萬代都給他派定了……既然天上有規矩，那末地上就更加應該有了……而且你自己也很準，一到期，就把錢送

⊖ 耶穌的十二門徒之一，耶穌被釘十字架，就是被他出賣的。

來了……

葉 我不喜歡欠債……

別 好極了。所以誰都相信你……

葉 好吧，再見！我要出去……

別 再見。（看着她的後影，然後說）。好漂亮，這婆娘。可是要是我把她趕出我家房子，那就再好也沒有了……

阿 這就好了，父親……

別 唉，就隨她去吧……她在這裏的時候……我們還可以盯着。要是搬走了，——那末彼得就會老是愧到她那裏去，背着我們眼睛，她就會更快地把他騙上鉤……應該計算到一點：她付錢倒是付得很準期的……並且房子裏無論破了什麼，不用多話，總是賠錢的。是的。彼得……當然，危險……甚至於很……

阿 也許，他也並不想娶她做妻……不過就是這樣……

別 妻是知道，真是這樣……那末我們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了，並且也用不着擔心。反正都是一樣，拖到窰子裏去也好，這裏就在手頭邊也好……甚至於還要好一些。（從達吉羊娜的房間裏傳出沙啞的呻吟聲）。

阿 （輕聲地）。啊？

別 （也是）。這是什麼？

阿 （輕聲地說，不安地環視，好像傾聽什麼）。好像是在小開窰……

別 （高聲地）。一定是貓……

阿 （囁嚅不決地）。你知道，父親……我要對你說……

別 那末，你說呀……

阿 你那樣對付畢爾契興，不太兇嗎？他是個和善沒有火氣的人……

別 沒有火氣的人，就不會生氣，假使生氣的話，——我們也沒有大損失……和他交朋友並不是了不起的光榮……（呻吟聲更高地復起着）。這是誰……母親？

阿 （忙亂起來）。我不知道……真的……這是什麼……

別 （衝到彼得的房間裏去）。是這裏，還是什麼？彼得呢？

阿 （恐怖地跟着他跑去）。彼得，彼得……彼得……

達 （啞聲地叫喊）。救命啊……媽媽……救命……救命……（別斯謝

妙諾夫和阿庫林娜從彼得的房間裏跑出來，向叫喊聲默默地跑去；他們在房門口停下來一秒鐘，好像不敢進去，然後兩人一同撲向門去。達吉羊娜的叫喊聲向他們迎面傳來）。「燒呀……噢！痛呀……要水喝！給我水喝……救命呀……」

阿（從房間裏跑出來，打開通外間的門，喊道）。大伯大叔呀！善心的人呀！……彼得！……（聽得見達吉羊娜房間裏別斯謝妙諾夫沉重的聲音：「你怎麼啦……小女兒……你怎麼啦……你攪了什麼……小女兒……」）

達 要喝水……我要死了……什麼都在燒……噢……天呀！……

阿 來呀……到這裏來呀，大伯大叔……

別（從房間裏）。快跑去，請醫生……

彼（跑上）。怎麼回事？你們怎麼啦？

阿（抓住他的手，喘息地）。達吉羊娜……要死了……

彼（掙脫）。放我……放我……

吉（一路上把上衣披上）。着火還是怎的？

別 請醫生……請醫生，彼得……給他二十五個魯布。

彼（從姊姊的房間裏跑出來，——對吉見列夫）。請醫生！去找醫生……你說：吞了毒……一個女人……一位小姐……喝了鹽氣水……快些，快些！

〔吉見列夫跑到外間裏去。〕

史（跑上）。我的天哪！……我的天！……

達 彼得……我在燒。我要死了……我要活。活……給我水喝。

彼 你喝了多少？你什麼時候喝的？說呀……

別 我的女兒……小達吉羊娜……

阿 親愛的，你毀了自己。

彼 媽媽，你走！……史吉邦尼達，拉她出去……走呀，對你們說……

（葉材娜跑進達吉羊娜的房間）。請你把母親扶出去……

〔一個婦人上，在門口停下，向房間裏張望，竊竊私語。〕

葉（挽着阿庫林娜出來，咕嚕着）。這沒有關係……還不危險……

阿 我的親愛的！小女兒……我得罪你什麼啦？生了什麼氣？

葉 就會好的……醫生來了……他會救好的……噢，多不幸啊！

婦人（挽住阿庫林娜的另外一隻手）。別着急，老伯母。還有更厲害的呢？唉，可憐的，商人西達諾夫（Ситанов）家……馬蹄踢了馬夫的腰……

阿 我的親愛的，……我怎麼辦呢？是我的獨養女兒呀……（她被搵出去）。

〔在達吉羊娜的房間裏，她的叫喊聲和父親沉重的聲音，和彼得稱綫質的，斷斷續續的話語聲混和着。不知是什麼碗盞砸碎了，椅子倒了，床上的鐵吱吱地叫着，枕頭軟軟地落在地板上。史吉邦尼從房間跑出來，蓬頭散髮地張着嘴，瞪着眼，從櫥裏拿出碟子，茶碗，有東西打破，然後又走下。從外間裏有人探頭往門裏看，但是誰都不敢走進來。有一個油漆匠學徒跳進來，張望了一下達吉羊娜的房門，立刻又回去，高聲私語地報告說：「要死了」。院子裏有八音琴的聲音，但是立刻又中斷了。在外間的人們中間有沉重的話語聲：「殺死的父親……他對她說：噢，你看我的！……砍在頭上？……有什麼砍的？不知道？你胡說什麼——也是用自己的手殺的……」有一個女人的聲音問道：「出了險的嗎？」有人高聲地惋惜地啞着喉嚨。〕

婦（從老人的房間裏走出來；走過桌子的時候，拿一個白麵包裹在自己的頭巾裏，走到門跟前，說）。別鬧。走開……

男人的聲音 叫什麼名字？

婦 麗莎維達（Лизавета）……

女人的聲音 她這是為什麼？……

婦 是末，還是在聖母昇天節，他對她說：麗莎維達……

〔羣衆中有移動。醫生和吉見列夫上。醫生戴着帽子，穿着大衣，一直走進達吉羊娜的房間。吉見列夫向門裏看了一眼便走開，雙眉深鎖。從達吉羊娜的房間裏一直繼續傳出混和的談話聲和呻吟聲。從老人的房間裏傳出阿庫林娜的號叫和惡的喊叫聲：「放我呀！你放我到她那裏去呀！」外間裏有沉重的喧嘩聲。分辨得出這樣的呼聲：「很正經的人。還是唱唱的……是嗎？真的？……」「施洗的約翰！教堂真的。〕

吉（走到門口）。你們在這裏做什麼？快滾開！喂？  
婦（也擠到門口去）。請善心的人們走開……這不關你們的事……  
吉 你是誰？你要什麼？……  
婦 大伯，我是賣菜的……賣大葱，黃瓜……  
吉 你要什麼？  
婦 大伯。我是去看謝兔根娜(Семягина)的。……她是我的教母……  
吉 怎麼呢？你在這裏做什麼？  
婦 我走過這裏……聽見吵嚷……我以為着火了……  
吉 怎麼呢？  
婦 就走進來了……我進來看看災禍的。  
吉 滾出去……你們都走。滾出外間！  
史（跑出來）。去領一桶水來……快去領！（有一個灰白頭髮的老頭子面頰上糊塗着，閉着眼睛，對吉見列夫說：「先生！她在這裏拿你們桌子上的一個白麵包……」吉見列夫走到外間去，把人從外間裏推出去。外間裏有踏腳聲，喧鬧聲，小孩的尖叫聲：「喔唷——喔唷！」有人笑，有人受辱地高聲道：「輕點呀！」）  
吉（不見其人）。滾你媽的蛋！快滾！  
彼（從門裏探頭出來看）。輕點……（轉向房間）。走，父親，到媽媽那裏去。噯，去呀。（向外間叫喊）。誰都不要放進來！……

〔別斯謝妙諾夫出來，腳搖晃着。坐在桌旁的椅子上，遲鈍地看着前面。然後又站起來，走到自己的房間裏去，從那裏傳出阿庫林娜的聲音。〕

阿 我不愛她嗎？我不護着她嗎？  
葉 噯，安心點……親愛的……  
阿 父親，我的親人……

〔門被別斯謝妙諾夫隨手關好，話語的末尾聽不見。房間裏空無一人。從兩面牆裏傳來喧鬧的聲音：別斯謝妙諾夫夫婦的房間裏傳來低微的話語聲，呻吟聲，喧鬧聲。吉見列夫領進一桶水，放在門口，小心地用手指敲門。史吉邦尼達開門，把水桶領進去，也走出房間來，拭去臉上的汗。〕

吉 怎麼樣？

史 不要緊，聽見沒有……

吉 這是醫生說的？

史 是他。那裏已經……（絕望地揮手）。不許父親和母親到裏面去……

吉 她好點了嗎？

史 誰知道？不哼哼了，歪住了……渾身發青……眼睛很大……一動不動地躺着……（用非難的私語說）。我對他們說過……不知說了多少次：把她出嫁吧。唉，嫁了吧！不聽末……可是，現在看吧。難道一個姑娘到這時候沒有丈夫還會好嗎？還有是：不相信上帝……也不給你禱告，也不給你畫十字……看弄成這個樣子。

吉 住嘴……烏鴉。

葉 （出來）。怎麼樣啦，她怎麼啦？

吉 不知道……醫生好像說，不危險……

葉 老人們急死了……可憐他們。

〔吉見列夫默默地聳聳肩。〕

史 （從房間裏跑出去）。天呀！把廚房給忘記了……

葉 什麼原因？發生什麼事情了？可憐的達吉羊娜……怎麼樣，她一定很痛吧……（皺起眉頭來，打了一個寒噤）。這是痛的呀？很痛吧？很？十分？

吉 我不知道。我從來沒有喝過鹽氨水……

葉 你怎麼能說笑話？

吉 我不說笑話……

葉 （走到彼得的房門口，向裏面看了一眼）。彼……彼得還是在那裏，在她那裏嗎？

吉 大概是吧……因為他並沒有從那裏出來末……

葉 （深思地）。我想像，這對於他有什麼影響……（啞場）。在我……在我有機會看到……像這種事情的時候……我心裏就會感覺對於不幸的一種憎恨……

吉 （微笑）。這是可讚美的。



葉 你明白嗎？我就要揪住它，把它揪倒在自己的腳下……完全，永久，把它踹死。

吉 把不幸？

葉 是呀。我並不怕它，是很它。我喜歡快快樂樂地，熱熱鬧鬧地生活，我喜歡看到很多的人……我會做得使我，使我近邊的人都生活得輕鬆，快活……

吉 這應該再讚美。

葉 還有——你可知道？我向你懺悔……我很無情……是這樣一個狠心的女人。我，連不幸的人都不喜歡……你明白嗎，有這樣的人，是永久不幸的，你要把他們怎麼樣，就怎麼樣。你給這樣的人，把太陽套在他頭上當帽子戴——這也許再好也沒有了，——他還是哼呼，訴苦說：「唉，我是多麼不幸啊，我是多麼孤獨啊，誰都不注意我……生活又黑暗又寂寞……啊呀！唉呀！唉喲！嗚呼！」在我看見這種爺們的時候，我就覺得有一種惡意的願望——要把他弄得更加不幸……

吉 可愛的太太！我也要懺悔……在女人發表哲學的時候，我是忍不住的，可是在你發表議論的時候，我却簡直要吻你的手……

葉 （狡猾和任性地）。只不過？並且只不過是在我發議論的時候？……（猛然醒悟）。啊呀呀！我開玩笑，我愚弄人，可是人家却在那裏受罪……

吉 （指老人的房門）。那裏也在受罪。你手指無論指到什麼地方，——什麼地方都有人在受罪。人的習慣已經是這樣……

葉 無論如何人是痛苦的……

吉 自然囉……

葉 應該可憐人。

吉 並不是永久……而且那有什麼時候是應該不應該可憐人的……最好是幫助人……

葉 所有的人是幫不盡的……不可憐，也就不幫忙……

吉 太太！我這樣判斷：苦惱是從慾望來的。人有應該受尊敬的慾望，也有不應該尊敬的慾望。幫助他滿足那些爲了健康和有力所必要的身體上的慾望，再滿足那些使他高尚起來，高過畜牲……

葉（不聽他的話）。也許……也許是這樣……那裏怎麼啊？怎麼，睡著了嗎？這樣安靜……像在竊竊地說着什麼……老人也……走了，擠到自己的角落裏去了……這一切是多麼奇怪啊。突然呻吟，喧嘩，叫喊，忙亂……突然又是安靜，一動也不動……

吉 生活。人們叫喊叫喊，叫乏了，——就不作聲……休息過了，——又叫喊起來。這裏，在這房子裏，——無論是痛苦的叫喊，無論是快樂的歡笑，一切都消沉得特別快……無論什麼震動，對於這房子都像棍子打污泥水塘一樣……最後的聲音總是卑鄙的叫喊，卑鄙是這地方的女神。不管她是善良或是狠毒，她總是在這最後一個說話……

葉（深思地）。我住在監獄裏的時候……那裏要有趣得多。我的丈夫是一個賭徒……酒喝得很多，常常去打獵。是一個縣城……城裏的人都是什麼……退休了的人……我很自由，我那也不去，誰也不招待，和犯人住在一起。他們很歡喜我，真的……假使你往近裏看看他們，他們是怪物。我可以向你担保，他們是和氣，老實得了不得的人。我看着他們，有時候，我也覺得完全不可捉摸：這個人是殺人犯，這個人搶過東西，這個人……又做過什麼什麼事情。有着候你問一聲：你殺過人？殺過人，葉林娜大膽，殺過人……有什麼辦法呢？所以我覺得，他，這個殺人犯，是担當別人的罪過……他不過是一塊石頭，這塊石頭被別人的力量拋出去……不過如此罷了。我給他們買了各種各樣的書，每一個監房發給棋子和紙牌……給煙……也給酒，就是給得不多一點……散步的時候他們玩球，打木棒，——完全像小孩一樣，說真個的。有時候我給他們讀好笑的笑書，他們聽了哈哈大笑，像小孩子似的……我買小鳥，籠子，每一個監房有一隻小鳥……他們愛小鳥，像愛我一樣。你尿道，——我穿了什麼漂亮的衣服，——紅衫子，黃衫子，他們便歡喜得了不得……我可以向你保證說，——他們很喜歡輕快的，漂亮的顏色。所以我便故意為他們穿得儘可能花花綠綠一些……（嘆息）。跟他們在一起好極了！我不知不覺地過了三年……我丈夫被馬蹄死的時候，我哭他倒沒有哭監獄哭得那麼多……因為捨不得離開監獄……犯人也是的……他們也很難過……（環顧一下房間）。這裏，在這個城市裏，我生活得比較不好……在這房子裏有一種不好的東西。並

不是人不好，而是……什麼別的……可是，你知道，我覺得我難過……有些沉重……我和你坐在一起說話……可是那裏，也許，有人要斷命……

吉（安靜地）。我們並不可憐人……

葉（很快地）。你不可憐？

吉 你也不……

葉（輕聲地）。是的，你說得對。這不好……我明白的……但是我並不覺得，這不好……你知道：是有這樣的事物的，——你明白，這不好，但是却感覺不出來……你知道：我對他……對彼得，比對她更可憐……我根本是可憐他的……他難過……是嗎？

吉 這裏大家都難過？……

波（上）。你們好……

葉（跳起來，走到她跟前）。噓——噓！低聲點！你知道……達吉羊娜服毒了。

波 什麼——？

葉 真的，真的。你看，醫生和兄弟在她房間裏……

波 要死……會死嗎？

葉 誰也不知道……

波 有什麼？她說了？沒有？

葉 不知道。沒有說。

波（從門裏探出髮絲蓬亂的頭來）。葉林娜……來一下……（葉林娜很快地下）。

波（對吉見列夫）。你為什麼這樣子看着我？

吉 你這樣問過我多少次了？

波 假使老是一個樣子……總是一種特別的目光……那可為什麼？（一直走到他身跟前，很嚴厲地）。你怎麼……認為我……對這件事情……有過錯嗎？

吉（笑）。難道你感覺到像過錯之類的東西嗎？

波 我覺得……愈來愈利害……不喜歡你……就是這句話。你還是講一講，——全部經過情形怎麼樣？

吉 她昨天被人輕輕地推了推——她很軟弱——今天便倒下去了……這

便是全部經過。

波 不對。

吉 怎麼不對？

波 我知道，你是指的什麼……這是不對的……尼爾……

吉 難道是尼爾？尼爾在這裏有什麼相干？

波 不是他，也不是我……我們兩個都不相干。你才……不。我知道。你怪我們……怪什麼呢？不過，我愛他……他也愛我……這早就開始了。

吉（嚴肅地）。我一點也不怪你……這是你自己怪自己——一遇到人就辯護起來，何必呢？我很尊敬你……是誰總是經常地、頑強地說，——快些離開這房子，不要到這座房子裏來，這裏——不健康。這裏會攪壞你的靈魂……這是我說的……

波 那末怎麼呢？

吉 不怎麼。我不過是要說，假使你不到這裏來……那末你就不用經受你現在所經受的事情……不過如此罷了。

波 是的……但是她這是爲什麼？危險嗎？他吃的什麼？

吉 我不知道……

〔彼得和醫生出。〕

彼 波里雅！請你去幫一幫葉林娜……

吉（對彼得）。怎麼樣了？

醫生 小事情，實在說。不過她本身是很神經質的，旁的倒沒有什麼……她喝了不多……燒傷了食道……進到肚子裏去的鹽氣，看來，也——不多……並且那也弄出來了。

彼 你累了，醫生，請坐……

醫 謝謝……要給一個禮拜……我前天遇到一件有趣的事情……一個漆匠，喝醉了，把一茶杯漆當啤酒喝下去了……

〔別斯謝妙諾夫上。停在自己的房間的門口，他默默地站著，詢問地陰沉地看着醫生。〕

彼 安心吧，父親，這並不危險。

醫 是的，是的。別怕。過兩三天她就能站起來了……

別 真的嗎？

醫 我向你保證。

別 好！……謝謝！要是真的話……要是不危險的話——謝謝！彼得，你那個……到這裏來。（彼得走到他跟前。別斯謝妙諾夫在他面前退到自己房間的門裏。私語聲，錢聲。）

吉 （對醫生）。那末，那漆匠怎麼樣呢？

醫 啊……什麼？

吉 那漆匠怎麼了？

醫 啊，漆匠……沒有什麼，好了……唔……我，好像，見過你……在什麼地方？

吉 也許……

醫 你……噯……在傷寒病房裏住過沒有？

吉 住過……

醫 （高興地）。哦！你看你看。是嗎，我一看，是很熟的面孔……請問……這是在春天吧？是嗎？好像，我還記得你的姓名呢……

吉 我也記得你……

醫 是嗎？

吉 我記得。我開始全愈的時候，我曾經請你增加我的口糧，你放下你醜陋的醜臉，對我說：「給你什麼，你就得滿意什麼。醉鬼，癩三，你這樣的傢伙，有得是……」

醫 （不知所措）。對不住。這……這個……對不住……你……你的大名……我是特洛亦魯柯夫（Троеруков）醫師，而……

吉 （向他走近）。而我是祖傳中酒毒的，綠蛇<sup>①</sup>的騎士吉見列夫。（醫生在他面前退却）。別怕，我不碰你一碰……（在旁邊，走過。醫生手足無措地看着他的後影，拿帽子扇風。彼得上）。

醫 （看看通外間的門）。不過，要再見了。有人在等我……假使她說痛的話……那末你就再來一下……再給她……一滴……決不會大痛……再見……啊……請你告訴我，剛才在這裏的那位……很奇怪的先生……他是你們的親戚嗎？……

① 指酒醉之後，眼目昏花，如見綠蛇亂舞。

彼 不是，是吃閒飯的……

醫 哦……很好……大奇人。再見……謝謝你。（下。彼得送他到小間那。別斯謝妙諾夫和阿庫林娜從自己的房間裏走出來，小心地挪動着腳，移動到女兒的房門口去）。

別 等一會，別到裏面去……什麼也聽不見。也許，她睡着了……不要叫醒她……（領老婦到角上的箱子跟前）：喂，母親。我們算是等到……好日子了。現在滿城都要亂造謠言了——沒有底……

阿 父親！你怎麼啦？你說這個話嗎？就讓所有的喇叭都去吹好了……只要她活了就好。讓他們把所有的鐵都敲起來好了……

別 是的……我知道……是這樣的……不過你……唉呀！你不明白。要知道這對於我們倆是丟臉的呀。

阿 那……什麼丟臉呢？

別 女兒服毒了，你要明白。我們給她受了什麼痛苦。什麼難過？我們是什麼——對於她是野獸嗎？人家要說各種各樣的閒話……我可唾棄，我都是爲了孩子忍耐，……不過——爲什麼呢？爲了什麼？倒要知道……孩子……活着——一聲不響……他們心裏怎麼樣？不知道。腦子裏是什麼？不曉得。真可恨。

阿 我明白……我也很恨。無論如何我總是母親……忙啊，一天忙到晚，誰都不說一聲謝謝……我明白。那有什麼關係呢……只要活着，身體好……否則你看這個樣子。

波 （從達吉羊娜的房間裏走出來）。她睡着了……你們低聲點……

別 （站起來）。喂，她怎麼樣了，怎麼？去看看可以嗎？

阿 我輕輕地走進去好嗎？我和父親一同去……

波 醫生沒有吩咐放什麼人進去……

別 （懷疑地）。你爲什麼知道呢？醫生在的時候你還沒有來……

波 葉林娜轉告我的。

別 她却在裏面嗎？你看，外人可以，親人倒不可以。奇怪……

阿 飯應該在廚房裏吃……好不要煩擾她……我的親愛的……連看一眼都不行……（揮一下手，走到外間裏去。波里雅站着，斜倚在欄上，朝達吉羊娜的房門裏看。她的眉毛是緊蹙着的，嘴唇是緊閉着的，她直立着。別斯謝妙諾夫坐在桌子旁邊，好像等候着什麼。）

波 (低聲地)。我的父親今天沒有到這裏來過嗎？

別 你完全不是問的父親。你要父親做什麼？我知道，你要找誰……(波里雅奇怪地看着他)。你的父親來過……是的。骯髒的，破爛的，一點都不齊整的……但是無論如何你應該尊敬他……

波 我是尊敬的……你為什麼說這個呢？

別 要你明白……你的父親是一個沒有家的浪蕩漢，但無論如何不應該違反他的意志……但是難道你明白，什麼叫做父親嗎？你們都是沒有感情的……就說你吧，是一個窮苦的，寄住在人家的姑娘，你應該謙虛……對於誰都親暱……可是你呀——也跑到那條路上去了……居然也發起議論來了，學起有學問的人來了。哼！你要出嫁了……可是這裏一個人幾乎傷了自己的命……

波 我不明白，你說的什麼……並且為什麼說？

別 (看來，他自己失去了思想的聯系，刺戟)。你明白呀……想吧……我就是爲要你明白才說的。你是誰？不過，你要出嫁了。可是我的女兒却……你插在這裏做什麼？到廚房裏去……去做些什麼事情……我來巡邏……去！(波里雅狐疑地看着他，想要走)。站住！剛才我……和你父親鬧過……

波 爲什麼？

別 不關你的事。滾……走！(波里雅莫名其妙地下。別斯謝妙諾夫輕輕地走到達吉羊娜門跟前，把門推開，想要看一下。葉林娜走出來，把他擋住)。

葉 別進去，她睡着，好像……別打攪她……

別 唔……大家都打攪我們……那倒沒有關係。就不許打攪你們。

葉 (奇怪地)。你說什麼？可是，她是病人呀！

別 我知道……什麼都知道……(到外間裏去。葉林娜向他後影聳聳肩。走到窗戶跟前，坐在躺椅裏，雙手枕在頸項裏，想着什麼事情。她的臉上顯出微笑，她幻想地閉起眼睛。彼得走進來，陰沉，懶散；他搖動一下頭，好像要把什麼從頭上搖下來。看見葉林娜，站住)。

葉 (並不張開眼睛)。這是誰？

波 你笑什麼？看見微笑的臉奇怪……現在……在這件事情之後……

葉（看一下他的臉）。你生氣？累了？可憐的孩子……我多麼可憐你呀……

彼（坐在她旁邊的椅子上）。我自己可憐我自己。

葉 你應該到什麼地方去……

彼 是的，應該。實在說——我待在這裏做什麼？這生活把我壓得要命……

葉 你要怎樣生活呢？你倒說說看……我常常問你這句話……可是你從來沒有回答過……

彼 坦白是很難的……

葉 對我？

彼 對你也是……難道我知道……你對我究竟怎樣？你對於我所可以告訴你的話，又怎樣？有時候，我覺得，你……

葉 我怎樣？說呀……

彼 你對我好……

葉 我對你很，很好。你是我的好……孩子。

彼（憤然地）。我不是孩子，不是。我想了很多……喂，你告訴我……你喜歡——你對於尼爾，西施京，次維達亦娃……所有這些愛鬧的人們所做的這一切忙亂發生興趣嗎？……你能相信，一同唸聰明的書，演戲給工人看……理性的消遣和這種一切奔忙，——真是應該爲了它而生活的重要事情嗎？你說呀……

葉 親愛的！我並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……我不會評判，我不懂。我是一個不嚴肅的人……無論是尼爾，無論是西施京，他們我都喜歡……快樂的人永久是會做些什麼的……我喜歡快樂的人……自己就是這樣一個人……你問這個做什麼？

彼 可是這一切都刺戟我。假使他們喜歡這樣生活的話……假使他們在這中間找到滿足的話，那末我並不阻礙……我不願意妨礙任何人，但是我要怎樣生活，你們也不要妨礙我呀。他們爲什麼要把什麼特別的意義放進自己的行動裏呢？……爲什麼他們對我說，我是懦夫，是自私自利的人呢？……

葉（摸到他的頭）。人家把他折磨了……他疲倦了吧？……

彼 不，我沒有疲倦……我不過受了刺戟。我有權喜歡怎樣生活，就怎



樣生活。我有這個權利嗎？

葉（玩弄他的頭髮）。這對於我又是高深的問題……我就知道一點：我自己會怎麼，就做怎樣生活，我願意做什麼，就做什麼……假使有人要勸我進修道院，——我是不進的。有人要強迫，——我就逃走，就跳河死……

彼 你和他們在一起的時候，比和我在一起的時候多，你……你對他們，比對我更歡喜。我感覺到這一點……但是我要說，我可以這樣說：他們是空的桶。

葉 什麼？怎樣的……

彼 空的桶……有一個關於桶的寓言……

葉 啊，我知道……可是……我也是……那就是說，我也是空虛的了？

彼 噢，不！你不是。你是活的，你，像小溪一樣，使人清新。

葉 呀！就是說，照你的意思，我是冷的？

彼 別開玩笑。我請你。這個時候……你却笑。爲什麼？難道我可笑嗎？我要生活，要生活……照我的理解……照我的意志生活……

葉 你就生活吧。誰妨礙？

彼 誰？有某個人……有某件東西。當我想，應該怎樣生活的時候，——一個人，獨立地生活……我就覺得，好像有什麼人說，——不行。

葉 良心。

彼 這裏與良心有什麼關係？我……不……難道我要犯罪？我只要做一個自由的人……我是要說……

葉（向他俯下身去）。這不是這樣說的。這應該說得更簡單些。我幫助你，可憐憐的孩子……你這樣簡單的東西也要攪不清楚……

彼 葉材娜！你……用笑話……來磨難我。這是殘酷的。我是要對你說……我全身全心顯露在你的面前。

葉 還是不對。

彼 我，大概，是一個軟弱的人……這生活——我的氣力擔當不住。我感覺出它的卑鄙性，但是我又什麼也不能改變，什麼也無力供獻……我要走，一個人去生活……

葉（拿他的頭放在手裏）。你跟着我說，重複一遍：我愛你。

彼 啊，是的，是的！但……不是。你開玩笑……

葉 真的，我十分嚴肅地說，我早已決定嫁給你了。也許，這不好……但是我很願意這樣做……

彼 但是……我多麼幸福啊。我愛你，正像……（牆後有達吉羊娜的呻吟聲。彼得跳起來，茫然若失地環顧周圍，葉林娜從位子上安安靜靜地站起來。彼得低聲地說）。這是……達吉羊娜嗎？我們……却在這裏……

葉 （在他面前走過）。我們並沒有做什麼壞事情啊……

達的聲音 喝水……給我喝……

葉 我去。（向彼得微笑，下。彼得站着，用手抓住頭，茫然若失地看着自己的前面。小間的門開開，阿庫林娜高聲地私語）。

阿 彼得！彼得——你在什麼地方？……

彼 在這裏……

可 去吃飯……

彼 我不要……我不去……

葉 （走出）。他要上我那去……

【阿庫林娜不滿意地打量她一下，即磨而不見。】

彼 （向葉林娜撲去）。這事情……攪得不好。她在這裏躺着……而我們……我們……

葉 我們去吧……還有什麼不好的？就是在戲院裏，演玩了悲劇之後也要給些什麼快樂的東西……在生活裏，這更加必要……

【彼得靠近她，她便挽着手領他走。】

達 （沙啞地呻吟）。葉林娜……葉林娜……（波里雅跑出來）。

【幕】

## 第四幕

還是那個房間。黃昏。房間被一盞放在桌子上的燈照亮着。波里雅在收拾茶具。有病的達吉羊娜躺在半黑暗的屋角裏的躺椅上。次維達亦娃坐在她旁邊的椅子上。

達 （輕聲地，責難地）。你以為，我不願意像你一樣快樂興奮地正視生活嗎？啊，我願意的……但是我不能夠！我一生下來心裏就沒有信仰……我學會了推理。

次 乖乖！你推理推得太多了。你不是也同意嗎，——不值得專門爲了推理而做一個聰明的人……理性——這很好，可是你看見沒有……爲了使一個人生活得不寂寞，不痛苦，他應該做一個理想家……他應該，即使不常常，向前看，向未來看……（波里雅注意地聽着次

達亦娃的話，柔和地，深思地微笑着）。

達 那裏，在前面，有什麼呢？

次 你要看到什麼就有什麼！

達 是的……應該空想！

次 應該相信……

達 相信什麼？

次 相信自己的幻想。你知道……當我看着我那些小孩子的眼睛的時候，我就想他們：拿諾維柯夫（НОВИКОВ）來說。他學校畢業之後，便進中學……然後再進大學……我覺得，他將來會做一個醫生！這樣一個可靠的孩子，用心，和善……他的前額很大。他是一個很好動的人……他將做很多很多事情，大公無私，光明磊落……人們會很愛他，敬重他……我這是知道的。有一天，他回想自己童年的時候，他會想起，女教員次維達亦娃在下課時和他遊戲，打破他的鼻子……啊，也許，想不起來……噫，反正都是一樣！……不，會想起的，我想……他很喜歡我。我還有一個疏忽的，蓬頭散髮的，老是很靜的克洛柯夫（КЛОКОВ）。他是一個永久爭論，吵鬧，暴躁的人。他是一個孤兒，住在叔叔家裏，一個看夜的！他幾乎是一個花子……但是這樣的驕傲、勇敢！我想，他會做一個新聞記者。啊，我有多少有趣的孩子啊！不知怎麼的時常會不知不覺地想，他們將會怎麼樣，他們將在生活中起什麼作用……想像我的學生將要怎樣生活，簡直有趣得要命……你看見不，達吉羊娜，這是不大多的，但是假使你知道，是多麼快樂啊！

達 而你呢？你自己在什麼地方呢？你的學生……也許，將生活得很好……可是你那時候已經……

次 要死了？倒想得出！不，我打算活得很久很久……

波 （不高地，愛撫地，好像嘆息似地）。你多麼可愛啊，次維達亦娃！多麼光明啊……

次 （向波里雅微笑地）。紅雀唱起來了……你知道，達吉羊娜，我並不重情感……但是，當我想到將來，想到將來的人，想到生活的時候，——我就覺得甜蜜而又悲哀了……好像我的心裏有秋日的，與煦的陽光放射出來……你知道，秋天有這樣的日子：晴朗的天空有

安靜的太陽，天是蔚藍的，透明的，遠處一切是這樣清朗……清涼，但是並不冷；暖和，但並不熱……

達 這一切都是……童話……我，假定，也許，你們——你，尼爾，羅斯京——以及所有像你們這樣的人，也許，真的，能夠靠幻想來過生活……可是我却不能夠。

次 不，等一回……也不單是幻想啊……

達 除了這是謊，這是我之外，我無論什麼從來都不覺得是可信的……當我說是或不是的時候……我並不是依照信念來說的……不過是這樣說說……我隨便回答回答，不過如此罷了。真的！有時候說不是，立刻就會私自想道——難道？也許，——是的吧？

次 你喜歡這一套……你對於你自己細細看一下子看，你在這種精神散分性的狀態之下，你發現什麼對於自己愉快的東西嗎？也許，——你怕相信……因為信仰——必須……

達 我不知道……不知道。你要強迫我信仰。你們不是強迫別人相信你們嗎……（低聲地笑）。那些相信你們的人，我倒可憐他們……因為你們是欺騙他們！因為生活永久是像現在這樣的……又混濁，又擠刺……並且永久會是這樣！

次 （微笑着）。難道？可是，也許不是吧？

波 （好像自己對自己說）。不是。

達 你說什麼？

波 我說：不會的！

次 好傢伙，安靜的小鳥——紅雀兒！

達 這就是一個不幸的……信徒……你倒問問她看！——為什麼不呢？為什麼生活会改變呢？你問。

波 （低聲地，走近一些）。你看，是怎麼一回事，——還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在真正地生活！很少人享受到生活……許多人完全沒有功夫可生活……他們只是做工，為了一塊麵包……當他們也……

西 （很快地上）。晚安！（對波里雅）。你好，東康國王亞席色頭髮公主！

波 什麼？什麼國王？

西 啊哈！被我抓住了！我現在可發現，海盜那本書你並沒有看，雖然

書在你的手裏已經兩個多禮拜了。你好，達吉羊娜！

達（伸手過去）。他現在不要書了……她要出嫁了……

西 哦？嫁給誰？啊？

次 嫁給尼爾……

西 啊啊！假使是這樣的話，我還可以恭賀恭賀……但是，一般地說：這並不是聰明的玩意——娶老婆，嫁丈夫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……現代環境之下的結婚……

達 噲，不，別說了！免了吧！你已經不是一次對這事情發表意見了……

西 要是這樣的話，——我就不作聲！正巧——我也沒有功夫。（對次維達亦娃）。你和我一同去嗎？好極了！彼得不在嗎？

波 他在樓上……

西 唔……不，我不去看他了！我講你，達吉羊娜……或者你，波里雅……告訴他，說我……又那個，你知道……那就是說普羅霍羅夫（Прохоров）那的課程又辭退了……

次 又？噯，你運氣真不好！

達 你們吵嘴了嗎？

西 實在說……不很厲害！我很能抑制。

次 但是——爲了什麼呢？你不是自己稱讚過普羅霍羅夫嗎？……

西 呀！稱讚過……鬼迷了！實際上說，他比別的許多人……要體面些……並不糊塗……稍微有些——說大話……多嘴，一般地說（突然而又激烈地），——是體面的畜牲！

達 現在彼得恐怕不能給你弄到課程教了……

西 是呀，恐怕，他要生氣了……

次 普羅霍羅夫的事情究竟怎麼樣？

西 你們想想看，他是反猶太主義者！⊖

達 這關你什麼事情呢？

西 可是，你要知道……還不體面！一個有知識的人是不配的。並且，一般地說，他是一個布爾喬亞！就說這一段故事吧：他的女用人上星期學校去念書。好極了！是他自己再三不厭煩地向我說明星期學

⊖ 原文爲「反閃族主義者」。

校的益處……這事情我一點也沒有求他！他甚至於還誇口說：我是創辦這種學校的發起人之一。於是，不久之前，星期天，他回家去——了不得！不是女用人，是保母去開的門。莎薩（Саша）<sup>㊀</sup>在那？在學校裏。哦！於是便禁止女用人上學校去。照你的意思，這算什麼？（達吉羊娜默默地聳聳肩）。

次 他是這樣一個空談家……

西 一般地說，彼得，簡直像個玩笑一樣，老是給我弄來這種騙子的功課。

達 （乾燥無味地）。想想看，你曾經很誇過這賬房先生。

西 是的，…當然……那小老頭子倒很和氣！但是是一個搜集錢幣的！他把各種各樣的銅錢塞到我的眼前，說什麼凱撒皇<sup>㊁</sup>，賈陀赫<sup>㊂</sup>，各種坐馬車的法老王<sup>㊃</sup>。敵不過，我的氣力沒有了！所以，我就對他說：「你聽我說呀，維肯基（Викентий）！據我看，這都是無聊！任何一個石子，都要比你的銅錢要古！」他惱怒了。他說，「怎麼，我十五年的生命都白費在無聊的事情上了嗎？」我便確定地回答說是的。在算賬的時候，他少給我半個魯布……大概是留下來補充他的搜集了。但是這是小事……可是我跟這個普羅靈羅夫……唔……（陰沉地）。我的性子很壞！（急急忙忙地）。喂，夾維達亦娃，走罷，到時候了！

次 我預備好了。再見，達吉羊娜！明天禮拜天……我一早來看你……謝謝。真的……我……覺得，我是你們腳下的一種絆籐草……我既沒有美色，也沒有歡欣……可是我却妨礙人家走路，絆住他們……

西 多有害的思想，呸！

次 聽這話都可恨，達吉羊娜。

達 不，慢點……你知道？我明白……我明白了生活的殘酷邏輯：誰要是什麼也不能相信，他就不能生活……誰就應該毀滅……是的！

次 （微笑着）。難道？也許，不是吧？

---

㊀ 女用人的名字。

㊁ 羅馬皇帝。

㊂ 亞力山大·馬其頓的元帥們。

㊃ 埃及王。

達 你學我……噯，值得嗎？譏笑我……值得嗎？

次 不是，達吉羊娜，不是，親愛的。這都是你的病，你的疲倦說的話，不是你……噯，再見吧！別把我們認爲殘酷的兇惡的人。

達 你們走吧……再見！

西 （對波里雅）。噯，你什麼時候讀海涅呢？哎呀，你要出嫁了……唔！本來可以說幾句，反對這事情……但是——再見吧！（跟着次維達亦娃下。啞場）。

波 大概，晚禱快要完結了吧……要去說，端上茶鼎來嗎？

達 老人們恐怕不會要喝茶吧……不過，隨你便。（啞場）。從前安靜使我難受，現在，我們安靜的時候，我倒愉快。

波 你該吃藥了吧？

達 還不要……最近幾天我們是這樣忙碌，這樣吵鬧。這個西施京多麼愛鬧啊……

波 （走到她跟前）。他是個好人……

達 很和善……但是很蠢……

波 他是個光明正大，很勇敢的人。他要在什麼地方看見什麼不公平的事情，他便立刻抱不平。你看，——女用人他注意到了。女用人和別的爲富人服務的人，怎樣生活，誰會注意到？假使有人注意到，——難道肯抱不平嗎？

達 （不看着波里雅）。你告訴我，波里雅……你嫁尼爾，你不害怕嗎？

波 （安靜地，饒着驚奇地）。怕什麼呢？不，沒有什麼，我不害怕……

達 什麼？……可是我……倒害怕的呀！我和你說這個話是因爲……我愛你！你不是像他那樣的人。你是一個普通的姑娘，他讀過很多書，他已經是一個有教育的人。他和你在一起可能會寂寞的……這一點你想過沒有，波里雅？

波 沒有。不過我知道：他是愛我的。

達 （懷有惱意地）。這怎麼可以知道呢？

【吉見列夫端進茶鼎來。】

波 謝謝你！我去拿牛奶。（下）。



吉（宿酒未醒，腫脹着）。我走過廚房，史吉邦尼達懇求道：「老伯！把茶鼎端去！她說，等要的時候，我給你黃瓜，鹽水吧……」我這倆嘴饞的，就被誘惑了……

達 你已經晚禱回來了嗎？

吉 不，我今天沒有去。頭疼得要裂開來。你怎麼樣？覺得好一點嗎？

達 不怎麼樣，謝謝。關於這一點，人家一天要問我二十遍……假使我們家再少吵鬧一點的話，我就要覺得更好一點了。這種東奔西闖……老是往什麼地方鑽，叫喚，有些刺戟我。父親很尼爾，母親老是嘆氣……我躺着，觀察着……他們……把所有這些個……叫做生活，我看不出有什麼意思。

吉 不，這倒很好奇。我是一個旁觀者；不參加世間事情的人……我是爲了好奇才生活，我發現，這裏倒非常有趣。

達 你無所求的，我知道。但是這裏有什麼有趣的？

吉 就是——人們調整生活。在戲院裏的時候，我喜歡聽音樂師調整提琴和喇叭。耳朵收取許多個別的可靠的音符，有時候你會聽到美麗的樂句……很想快些聽到，——樂師們究竟要奏什麼……他們中間誰是獨奏？什麼曲子？這裏也是這樣……在調音……

達 在戲院裏……是的。樂隊指揮走得來，把棍子一揮，於是樂師便惡劣地，冷淡地奏起一隻什麼陳舊熟爛的東西。可是這裏……這些人呢？他們能奏什麼？我不知道。

吉 似乎，能奏些什麼最高音的……

達 我們看着吧。（啞場。吉見列夫用烟斗吸烟）。你爲什麼抽烟斗，不抽煙捲？

吉 方便一些。因爲我是一個流浪漢，一年大部分的時間是消磨在路上。看，我又快要走了。冬天一來，我便上路了。

達 上那去？

吉 我不知道……不過，這不反正都是一樣嗎？

達 你會在什麼地方凍死的……你酒醉糊塗……

吉 在路上我從來不喝酒……我就是凍死……那又有什麼呢？走着凍死比坐在一個地方爛死要好一些……

達 你這是暗地指我吧？

吉（驚慌地跳了起來）。天哪！你怎麼啦？難道我……我不是野獸！  
達（微笑地）。你別着急。這並不使我生氣。我失去了痛楚的感覺。  
（哀傷地）。大家都知道不能得罪我。波里雅，葉林娜，次維達亞娃……她們都像富人似的，不管花子在感覺什麼……花子在看見她們吃珍奇食物的時候，在想什麼。  
吉（面孔繃起來，透過牙齒）。為什麼自卑？應該尊重自己……  
達那末，好……我們別說這個了吧。（啞場）。你講些什麼自己的事情給我聽聽！你從來不說到你自己……為什麼？  
吉倒是個大題目，就是沒有趣味。  
達不，你說！你為什麼這樣奇怪地過生活？我覺得你是聰明的，有天才的……你生活裏發生了些什麼變故？……  
吉（露出牙齒來）。發生了什麼變故？啊，這是一段又長又無聊的故事……假使用自己的話來把它講的話……

我去尋找的太陽，幸福。  
光身赤膊回來睡覺；  
衣裳和希望  
在我的流浪中都穿破了。

但是這解釋對於我太漂亮了……雖然很簡短。這應該再加上一句說：在俄國做醉鬼，做流浪漢，要比做清醒的，誠實的，做事的人方便得多，安靜得多。（彼得和尼爾上）。只有像太刀樣無情地正直和強硬的人，——只有他們才能有所成就。……啊！尼爾！從那裏來？  
尼從車廠裏來。並且是在得到光輝勝利的一次戰爭之後。這個木頭腦袋的車廠廠長……  
彼大概，你快要被趕走，沒有職業了……  
尼我再去找一個職業……  
達你知道，西施京和普羅霍洛夫吵嘴了，他不敢親自把這事告訴你……  
彼（憤怒地，刺人地）。他該死！這……真可恨！在普羅霍洛夫面前，他把我處到什麼昏蛋的地位？並且，簡直使人沒法對別的朋友盡

力了……

尼 你慢點發火看。先打聽一下，究竟誰不對。

彼 這個我知道！

達 西施京不喜歡普羅霍洛夫，因為他是一個反猶太的……

尼 （笑了起來）。哎呀，可愛的傢伙。

彼 噢，是的！你歡喜這一套。你也完全失去了尊重別人觀點的感覺了……野蠻人……

尼 慢着！難道你自己肯尊重仇視猶太人的人嗎？

彼 我無論如何不認為我自己有權扼住別人的喉嚨。

尼 我却要扼住……

吉 （把爭論的人挨次看一下）。扼吧！

彼 誰給……誰給你這個權利的？

尼 權利不是給的，是爭來的……人應該自己給自己爭取權利，假使他不願意被愚蠢的義務所蹣跚……

彼 請問！……

達 （煩惱地）。噢，又爭起來了……沒有個停的爭！你們怎麼不厭煩的？

彼 （抑制住）。對不住，我不再爭了！但是，實在的，這個西施京把我……

達 我明白，……他糊塗！

尼 他是個好漢！他非但不許別人蹣他的腳，他並且自己先蹣別人！自己身上有這麼許多人格之感有多好啊……

達 你是要說這麼許多孩子氣吧？

尼 不，我沒有說錯。但是就算這是孩子氣——無論如何也是好的！

彼 可笑……

尼 哼，踢開唯一的一塊麵包，只是因為它是不同情的人給的……

彼 那就是說，那個踢開麵包的人，並不十分餓……我知道，——你是要反對的。你自己也是這樣……你也是……小學生……你看，你每一步都要竭力向父親表明，你對他一點敬意也沒有……這可為什麼？

尼 為什麼要把這隱瞞呢？

吉 我的孩子！人要面子，就得撒謊……。

彼 這有什麼意思？什麼意思？

尼 老弟，我們互不相瞭解……沒有什麼好說的。凡是你父親所做所說的我都反感……

彼 我也反感……也許。但是，我抑止住。可是你却經常地刺戟他……於是我們——我，姊姊，却要償付這個刺戟的代價……

達 噯，你們說够了吧！這不是無聊嗎！（尼爾，看她一眼，走到桌子跟前去）。

彼 談話使你心煩嗎？

達 我討厭。老是那一套……永久是那一套。（波里雅手裏拿着一壺牛奶上。看見尼爾在幻想地微笑着，她看了看大家，說）。

波 看，他多麼享福。

吉 你笑什麼？

尼 我？我想起，我怎樣把車廠廠長收拾了一頓……生活真是有趣的玩意！

吉 （濃重地）。啊們！

彼 （聳聳肩）。我奇怪！是瞎子還是什麼，生來就是樂觀主義者？

尼 我是樂觀主義者，還是什麼別的，——這並不重要，但是生活我却很喜歡。（站起來，走着）。活在世界上是很大的愉快！

吉 是的，很有趣！

彼 你們假使是誠實的人，你們兩個便都是小丑！

尼 而你呢……我却不知道，該怎麼稱呼你？我知道，——並且這個，一般地說，無論對於誰都不是祕密——你在戀愛，人家在愛你。就算為這個事情吧，——難道你就不願意唱歌，跳舞了嗎？難道這也不能使你快樂嗎？（波里雅從茶鼎後面驕矜地看着大家。達吉羊娜不安地轉側着，竭力想要看 尼爾的臉。吉見列夫微笑着，把煙灰從煙斗裏敲出去）。

彼 你忘了一些什麼。第一，大學生是不准許結婚的；第二，我必須支持跟父母的作戰，第三……

尼 天哪！這算什麼呢？噯，你不是只剩一條逃走的路了嗎！跑到曠野裏去吧！（波里雅微笑）。

達 你在信口胡說，尼爾……

尼 不，彼得，不。生活，——甚至於就是不在戀愛的人，——也是極好的事情。秋天夜裏，冒着雨，冒着風……或是在冬天……冒着風雪，你周圍沒有空間，大地上的一切都被黑暗所遮蓋，被雪所淹沒——駕着壞的機車，在這樣的時候疲倦地駕着車，又困難……又危險，假使你願意的話，——就是在這中間還是有它自己的優美的！無論如何還是有的！就是一樁事情我看不出有什麼愉快，——就是我和別的誠實的人却被豬羶，傻瓜，小偷指揮……但是——生活並不是老跟着他們走的！他們會過去，會不見，像健康身體上的腫塊會不見一樣。不變的行車時刻表是沒有的！……

彼 我不止一次聽到這種話了。我們看着吧，生活怎麼回答你！

尼 我要怎樣，就強迫它怎樣回答。你別嚇我。我更親切我更明白地知道，生活是困難的，有時候，生活是殘酷得可恨的，毫無約束的粗暴的力量壓迫人，我知道這個。我不歡喜這一套，這使我憤怒。我不要這樣的規矩！我知道，生活是嚴肅的，但並不是按排好的事情……爲了把生活按排好，生活要求我的全部力量和能力。我並且知道，我並不是勇士，不過是一個誠實、健康的人，但是我無論如何要說：沒有關係！我們的力量會勝利！我要把我全身全心的一切方法來滿足我闖進生活最深層的願望……把生活捏成這樣，那樣，對於那個干涉一下……對於這個幫助一下……生活的愉快便在於這裏！

吉 （笑）。這是最最深刻科學的意思！這是全部哲學的意思！別的無論什麼哲學都該咒詛！

葉 （在門口）。這裏爲了什麼事情叫喊和揮手？

尼 （向她衝去）。太太！你明白我！我剛才唱生活的讚歌！喂，你說：生活就是快樂！

波 （不高聲地）。過生活——很好！

葉 誰反對這個？

尼 （對波里雅）。唉，你呀，……我的溫順的姑娘！

葉 別當着我的臉獻殷勤。

彼 鬼才知道這是一套什麼玩意！像喝醉酒似約……

〔達吉羊娜把頭靠在躺椅上，緩緩地舉起手來，掩住自己的臉。〕

葉 慢點！你們是聚集了要喝茶吧。我是來喊你們到我那裏去……好，

- 我也和你們待在一起——你們今天很快樂。（對吉見列夫）。只有你，聰明的烏鴉，你一個人板着面孔——爲了什麼？
- 吉 我也很快樂。不過我歡喜默默地高興，高聲地寂寞……
- 尼 正和一切又大又聰明又陰沉的狗仔一樣……
- 葉 我從來沒有看見你悲哀，快樂，只看見你大發哲學高論。諸位，你們可知道，——達吉羊娜，你可知道，——他教我哲學。昨天他做了一篇演講，講一條什麼頗有根據的規律……哎呀！我忘掉了，這條奇怪的規律是怎麼說的……是用那幾個字？那幾個？
- 吉 （微笑）。沒有什麼是沒有根據的，爲什麼有根據……
- 葉 你們聽見沒有？看我知道多麼高深的玩意。你們就不知道，這條規律就是那個——就是那個哲學的字眼！——就是那個……類似橡樹那樣，有四個根……對不對？
- 吉 我不敢爭論……
- 葉 那，當然囉！你就敢看！第一個根——也許不是第一個吧——「有」這條充分有根據的規律……「有」——是一種有形式的物質……我就是一種物質，並非沒有根據的以女人爲形式……但因此——已經毫無根據了——却失去了「在」。「在」是永久的，而虛有其形的物質——在世界上存在一下便——完了！對不對？
- 吉 好吧，就算過得去。
- 葉 我還知道，存在着一種因果關係，有先天的有後天的，但是究竟是怎麼樣，我倒忘了！但是假使我不會由於這些奧深的玩意弄得禿頭，那末我就要變得聰明了。不過全部哲學中最有趣和最深奧的一點是：你，吉見列夫，爲什麼對我講哲學？
- 吉 因爲，第一，看着你很愉快……
- 葉 謝謝！第二，大概是沒有趣味……
- 吉 第二，因爲人只有在談論哲學的時候才不撒謊，因爲他在談哲學的時候，不過是在空想罷了……
- 葉 一點也不明白！是的，達吉羊娜，你身體怎麼樣？（沒有等到回音）。
- 彼 彼得！你有什麼不滿意？
- 尼 不滿意自己。
- 尼 和所有其餘的人？

葉 你知道，——我怪想唱歌！可惜，今天是禮拜六，晚禱還沒有完……（老人們上）。禱告的人來了！你們好！

別 （淡淡地）。我們也問你們好……

阿 你好，大燻！不過我們今天已經見過你了。

葉 哎呀，是的！我忘了……嚶，那有什麼呢……禮拜堂裏熱嗎？

別 我們並不是到那裏去測量氣候的……

葉 （無趣）。噢，自然，我並不是要問這個……我是要問……有很多人嗎？

阿 我們並沒有數，大燻……

波 （對別斯謝妙諾夫）。你們要喝茶嗎？

別 我們先要吃晚飯……母親，你去，到那去預備。（阿庫林娜下，擤着鼻子。大家沉默着。達吉羊娜站起來走到桌子跟前去，由葉林娜扶着。尼爾坐在達吉羊娜的位子上。彼得在房間裏踱來踱去。吉見列夫坐在鋼琴跟前，微笑地注視着大家。波里雅在茶鼎旁邊，別斯謝妙諾夫坐在尾角裏的箱子上）。人變成什麼樣子了，簡直是小偷，真奇怪！方才，我和母親到禮拜堂裏去，把一塊小木板放在大門口，架在爛污泥上，好走過去。我們回來，小板已經沒有了……不知什麼騙子給拖去了。世界上發生大變了……（啞場）。古時候騙子要少些……做強盜的人倒多些，因為從前大家的氣魄大……羞於去為小小的事情傷動良心……（在街上，在窗外，發出歌聲和手拉風琴聲）。哼……唱歌。禮拜六，他們還唱歌。（歌聲近來，兩聲合唱）。一定是做手藝的。大概是，休息了，到酒店裏去，把工錢喝掉，便喉嚨癢起來了。（歌聲已至窗外。尼爾把臉貼到玻璃上去，看街上）。過這癩一年……許多人——過兩年，就完了！就要去做流氓的……做壞蛋了……

尼 大概這是畢爾契興。

阿 （從門裏）。父親，來吃晚飯。

別 （站起來）。畢爾契興……也是……一個無用的人……（下）。

葉 （目送他出去）。到我那裏喝茶……方便一些……

尼 你跟老人們說話倒說得很聰明。

葉 我……他使我沒趣……他不喜歡我……這使我有有些不開心……甚至

於難堪！爲什麼不喜歡我？

彼 他，實在說，是一個好老頭子……不過他的自私心很大……

尼 並且他有些貪……有些狠。

波 噓噓！爲什麼背後這樣議論人？不好！

尼 不，做貪心的人不好。

達 （淡淡地）。我提議……把這個課題擱下不討論……父親可能隨時走進來……最近三天他……不罵人……竭力和大家都親暱……

彼 並且這對於他的代價很不便宜。

達 應該重視這一點……他年紀大了……他比我們生得早並不是他的錯……所以他所想的和我們不一樣……（激動地）。人們是多麼殘酷啊！我們大家是多麼粗野，多麼無情呀！老人教我們要互相親愛……對我們說：你們要做好人……要順從……

尼 （學着她的聲調）。並且騎在我們的轎子上，騎着我們走……（葉林娜哈哈大笑，波里雅和吉見列夫微笑。彼得想要對尼爾說什麼，走到他跟前。達吉羊娜非難地搖着頭）。

別 （上，以不友好的目光投射在葉林娜身上），波里雅！你的父親在灶間裏……你去對他說，叫他……下一次再來……等他清醒的時候……是的！你呀，爸爸，回家吧……諸如此類的話！

[ 波里雅，尼爾跟在她後面——下。 ]

別 好……你也去吧……你去看你未來的……唔……（中斷，坐在桌子跟前。）你們怎麼不作聲？我看見我一進們——你們大家就閉緊嘴唇了……

達 我們……就是你不在的時候……也不多說話……

別 （低頭由額下注視葉林娜）。你們笑的什麼？

彼 就這麼的……小事情！尼爾……

別 尼爾！都是他的花樣……我本來就知道。

達 要倒茶給你嗎？

別 倒吧……

葉 達吉羊娜，讓我來倒……

別 不，爲什麼要煩勞你。有女兒倒給我……

彼 我想，——誰倒，不反正都是一樣嗎？達吉羊娜身體不好。



別 我沒有問你，你對於這份賬是怎麼想法。假使你覺得外人比親人親近……

彼 父親！噯，你怎麼不害羞？

達 又來了！彼得，——放理智些。

葉 （勉強地微笑）。噯，值得嗎……

〔門輕輕地被推開，暴雨契與上。他喝醉了，但不很厲害。〕

畢 萬西里！我到這裏來了……你從那裏走了……我到這裏來……來找你……

別 （不看他）。來了，就坐下……就喝杯茶……噯……

畢 我不要喝茶！你自己好好喝吧……我是來談話的……

別 談什麼話？都是廢話。

畢 廢話？啊？（笑）。你這怪東西！（尼爾上，嚴峻地注視着別斯謝妙諾夫，站在獨跟前。）我預備上你這裏來，預備四天了……噯，總算來了……

別 那末，就算了吧……

畢 不，不能就算！萬西里！你是個聰明人！有錢的人……可是我是來看你的良心的！

彼 （走到尼爾跟前，不高聲地）。爲什麼你放他到這裏來？

尼 別說了。這不關你的事。

彼 你總是做……鬼事情……

畢 （蓋過彼得的聲音）。老人……我早就認識你了！

別 （發火）。你要什麼？

畢 你告訴我，你爲什麼要把我趕出家門？我想了又想——怎麼也想不通！你說說看，老弟！我不是懷着狠心來看你……我，老弟，是懷着愛心來看你的……

別 你是帶着糊塗的腦袋來……看是什麼！

達 彼得！幫我一把……不，還是叫波里雅吧……（彼得下）。

畢 就說波里雅吧！我的親愛的女兒……我的純潔的小鳥……你是爲了她把我趕走嗎？對嗎？是爲了她奪去了達吉羊娜的未婚夫嗎？

達 啊！多麼無理……多麼下流！

別 （從位子上緩緩地站起來）。你看着吧，畢列契與！等二次……

葉（低聲對尼爾）。拉他出去！他們要相罵了。

尼 我不願意……

畢 第二次——你趕不了，萬西里！沒有什麼理由……波里雅……我愛她……她是我的好姑娘！嗚，不過我無論如何不贊成……老弟，我不贊成她，不！爲什麼搶人家的一份呢？不好……

達 葉林娜！我要到自己房間裏去了……（葉林娜幫助她，挽着她的手。在尼爾面前走過，達吉羊娜對她低聲地說）。怎麼不害臊！拉他出去。

別（抑止着）。畢爾契與！你別作聲！坐着——別作聲……否則滾回去……（波里雅上。彼得跟在她後面）。

彼（對波里雅）。安心些……我請你……

波 萬西里！上一次你爲什麼把我父親趕走？（別斯謝妙諾夫默默地，嚴峻地依次看視所有的人）。

畢（用手指威脅）。噓噓！女兒！別說話……你應該明白……達吉羊娜服毒——爲了什麼？哦？萬西里，看見沒有？我，老弟，完全照着道理……我來評判你們大家……照理……按照良心！我很平常地……

波 慢點，父親……

彼 對不住，波里雅……

尼 你就別作聲吧……

別 你呀，波里雅，你是個蠻不講理的……

畢 她嗎？不，她……是我的……

別 你住嘴！我簡直有點不大明白……這是誰的家？誰是這裏的主人？誰是評判的人？

畢 我是！我評判大家，按照次序來……第一——人家的碰都不要碰！第二——借人家的要還人家！

彼（對畢爾契與）。喂——別說廢話了！上我房間去吧……

查 我不喜歡你，彼得！你是一個驕傲的人……空虛的人！並且你什麼也不知道……連什麼叫做開陰溝都不知道？哦！人家告訴我了，老弟……（彼得拉他的袖子）。別動，等一會……

尼（對彼得）。別碰他……

別 (對尼爾) • 你在這裏做什麼——唆使狗咬人嗎？啊？

尼 不，我是耍明白，是怎麼一回事。畢爾契與究竟有什麼錯？爲什麼把他撵走？……這裏與波里雅有什麼關係？

別 你拷問我嗎？

尼 就是拷問你——又怎麼樣呢？你是人，我也是人……

別 (瘋狂地) • 不，你不是人……你是毒藥！你是畜牲！

畢 噓噓！小聲！應該小聲，說良心話……

別 (對波里雅) • 你是毒蛇！你是叫花子！

尼 (透過牙齒) • 你別叫喚！……

別 什麼？哼！小蛇……我費了血汗養大你……

達 (從自己的房間裏) • 爸爸！爸爸！

彼 (對尼爾) • 喂？有這一手？哎呀，你……也害臊害臊呀！

波 (低聲地) • 你……你敢朝我叫。我不是給你做奴隸……你不能欺侮大家……你到說說看，——爲什麼把我父親趕走？

尼 (安靜地) • 我也要求……這裏不是住的瘋子……對於自己的行爲應該負責任……

別 (聲音更低地，抑制着) • 走吧，尼爾，離開罪惡……走吧！你看吧……你是我養大的……我把你養大成人。

尼 你別拿你的麵包來壓死我！我所吃掉的我都賺還給你了。

別 你……把我的靈魂都吃光了……你是強盜……

彼 (攔住尼爾的手) • 我們離開這裏吧！

別 走吧……蛇遊走吧！都是你……都是爲了你……你把我女兒咬了一口……現在又把他……該死的……爲了我，我的女兒……

畢 萬西里！小聲！說良心話！

達 (叫喊) • 父親！不對！彼得，你怎麼啦？(出現在自己的房門口，無助地伸着雙手，走到中央) • 彼得，別來這一套！噢，我的天呀！吉見列夫！告訴他們……告訴他們……尼爾！波里雅！看上帝的面上——走吧！走吧！爲什麼要這一套……

[ 大家都胡亂地奔忙着。吉見列夫，露着牙齒，緩緩地從椅子上站起來。別斯諾妙諾夫在女兒面前退却。彼得攔住姊姊的手，爽然若失地觀看周圍。 ]

波 我們走吧……  
尼 好！（對別斯謝妙諾夫）。好，我們走了……你看！我很抱憾，竟要這樣驚天動地。  
別 滾，滾……拉她出去……  
尼 我不再回來了……  
波 （高聲地，顫抖的聲音）。拿這個來怪我……爲了達吉羊劊怪我……難道可以嗎？這難道是我的過錯嗎？你這無恥的東西……  
別 （瘋狂地）。你走不走？！  
尼 小聲點！  
畢 孩子們，——別生氣！要順從……  
波 分手吧！走，父親！  
尼 （對畢爾契與）。我們走吧！  
畢 不——不；我不願意和你們一同去……我配不上……我自己管自己……吉見列夫！我自己一個人……我的事情是乾乾淨淨的。  
吉 到我那裏去。  
波 走吧！走吧，趁他們還沒有攔……  
畢 不……我不去……吉見列夫——我跟他們不搭道！我明白……  
彼 （對尼爾）。你們走呀……鬼迷啦！……  
尼 我就走……分手吧……不過，你是個怎麼樣的人啊……  
波 我們走，我們走……（下）。  
別 （向他們後影叫）。回來！來鞠個躬……  
彼 拉倒吧，父親！够了……  
達 爸爸！我親愛的……別叫喚了……  
別 等一會……慢一點……  
畢 喂，現在……走了……那很好呀！讓他們走吧！  
別 也讓我給他們說幾句分別的話呀……壞蛋！給他們吃，給他們喝……（對畢爾契與）。你，老鬼！昏蛋！來胡說一頓……你要什麼？要什麼？  
彼 爸爸！够了。  
畢 萬里西！別叫喚……我看得起你，你這個怪東西！我蠢——對！但是我明白……誰該到什麼地方去。

別（坐在牀上）。我……攪糊塗了。我不明白……是怎麼一回事？突然……好像在夏天一樣，天旱，着火……一個人沒有了……他說——我不回來了……看，多方便！看，你怎麼樣……不……這我不能相信……

吉（對畢爾契興）。噯，你在這裏做什麼？你要什麼？

畢爲了規矩……我，老弟，我不過要評評理……說個一兩句！別做什麼也沒有了！她是我的女兒嗎？很好……那就是說，——她應該……（突然住嘴）。我是一個壞父親……她什麼也不應該……就讓她去要怎樣生活就怎樣生吧！我倒很可憐達吉羊娜……達吉羊娜……我可憐你……兄弟們，我都可憐你們！哎呀！……因爲假使照良心說，你們都是傻子！……

別 你住嘴……

彼 達吉羊娜！葉林娜走了嗎？

葉（從達吉羊娜的房間裏）。我在這裏……在預備藥……

別 我們心都給攪亂了……一點也不明白……難道尼爾就這樣走了嗎？

阿（上，不安地）。發生什麼事情了？尼爾和波里雅在那裏廚房裏……我是從貨間裏來……

別 他們走了沒有？

阿 沒有……在招呼畢爾契興……波里雅說請你去告訴我父親……她的嘴唇發抖。尼爾簡直和狗一樣，——在咆哮……怎麼一回事？……

別（站起來）。我這就……這就去……

彼 父親，——不要！別去……

達 爸爸！請……不要……

別 爲什麼——不要？

阿 怎麼回事？

別 你明白嗎……尼爾走了……不回來了……

彼 那又有什麼呢？走——好極了……你要他做什麼？他要結婚……他要過自己的家庭生活……

別 啊！那末難道……我，我倒是他的外人嗎？

阿 你着急什麼，父親？上帝和他同在。讓他走好了……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孩子……（對畢爾契興）。你要什麼？走！

畢 我和他們不走一條路……

別 不……這倒不完全是……你要走你就走吧！可是怎樣？他是怎樣走的……他是用那樣的眼睛看我？……（葉林娜從達吉羊娜的房間裏走出來）。

吉 （挽着畢爾契與的手，隨身拉他到門口去）。我們去喝一杯香草浸酒。

畢 哎呀，吹牛！你真的嗎……（下）。

別 我知道，他是要離開我們的……不過難道是這樣嗎？連這個……這個小姑娘都叫喚。做散工的，小丫頭……我去，和他們說……

阿 唉，够了，父親！他們都是外人！他們有什麼可捨不得？走了——就拉倒！

葉 （對彼得，低聲地）。上我那去吧……

達 （對葉林娜）。我也……把我也帶去……

葉 我們去……你也去……

別 （聽見她的招呼）。往那去？

葉 到我房間裏去！

別 你招呼誰去？招呼彼得？

葉 是的，並且招呼達吉羊娜……

別 達吉羊娜倒沒有什麼關係。可是彼得上你那去……還是不要。

彼 對不住，父親！我……不是小孩子！

別 你別去！

阿 彼得！你別讓讓父親！噯，讓讓……

葉 （憤然）。對不住，萬西里！

別 不，你對不住！雖然你們是有教育的人……雖然你們失去了良心，誰也看不起……

達 （歇斯的里地叫喊）。爸爸！別說了！

別 住嘴！你既然不能主宰你自己的命運——你就住嘴……等一會！上那？（葉林娜走到門口去）。

彼 （跟着她衝去，抓住她的手）。對不住。等一會……應該一下子……應該說明了……

別 應該聽我說……給我做個好事，——聽我說。讓我明白——是怎麼

一回事？（畢爾契興上，臉色煥發，快樂，吉見列夫跟在後面，臉上帶着微笑。他們停在門口，互相交換眼色。畢爾契興向別斯謝妙諾夫閃閃眼睛，揮揮手）。大家都要到什麼地方去……打算怎樣，一點也不解釋……不應該……氣人，放肆！你能到什麼地方去，彼得？你……你是怎麼回事？你要怎樣生活？做什麼？（阿庫林娜在吞泣。彼得，葉林娜和達吉羊娜三人密密地一團站在別斯謝諾夫的面前；在他說「你能到什麼地方去」的時候，達吉羊娜走到旁邊母親站在那裏的桌子跟前。畢爾契興用手勢向吉見列夫有所表示，搖搖頭，揮揮手，好像是嚇唬鳥雀）。我有權問你……你年輕，你還糊塗！我五十八年來爲了兒女勞苦我的筋骨……

彼 這我聽見過，父親！我幾百次……

別 停下！住嘴！-

阿 哎呀，彼得，彼得……

達 媽媽，你一點也不明白！

〔阿庫林娜搖搖頭。〕

別 住嘴！你能說什麼話？你指點什麼？什麼也沒有……

彼 父親，你折磨我！你需要什麼？你要什麼？

阿 （突然高聲地）。不，停住！我也有心……我也有聲音！兒啊！你做什麼？你想什麼念頭？你問過誰？

達 這可怕！這是一種鈍的鋸子……（對母親）。你鋸破人的靈魂……身體……

阿 母親是鋸子？母親？

列 老太婆，等一會！看他……讓他說話。

葉 （對彼得）。噯，够了！我再也忍不住了……我走了……

彼 等一會……看上帝的面！馬上什麼都可以明白了……

葉 不，這是瘋人院！這是……

吉 葉林娜，走吧！讓他們所有的人都去見鬼吧！

別 你，先生！你呢……

達 這可以完了吧？彼得，走吧！

彼 （幾乎叫喊似的）。父親……看！母親！……這就是我的未婚妻！

〔啞場。大家看彼得。然後阿庫林娜把手一拍，惶恐地看着丈夫。別斯

翻妙諾夫——好像有人推他似的——全身向後倒退，低垂著頭。達吉羊娜，沉重地嘆口氣，緩緩地，兩手緊緊身體地垂着，走到鋼琴跟前去。]

吉 (低聲)·時候挑得好……

畢 (衝到前面)·噯，都完了！你看：——都飛了！哎呀，孩子們呀，從籠子裏飛出去吧，像小鳥似的在喜訊節飛出⊖一樣……

葉 (把手從彼得的手中掙脫出來)·放我！我受不了……

彼 (喃喃不休)·現在，什麼都擺明白了……一下子……

別 (向兒子鞠躬)·噯，謝謝兒子……謝謝你的喜信……

阿 (帶哭地)·你把自己毀了，彼得。難道她……她配得上嗎……

畢 她？配不上彼得？噢……你怎麼啦，老太婆！他有什麼了不起的？

別 (緩緩地對葉林娜)·謝謝你，太太！現在，那末，他是毀了！他應該念書……可是現在……好極了！雖然這事我早也感覺到……(惡意地)·恭賀你得到勝利！彼得！不給你祝福了！你呀……你……算是抓到了？偷到了？淫婦……賤貨……

葉 你敢！……

彼 父親！你……瘋了！

葉 不，慢點！是的，這是對的！是的，是我自己把他從你們手裏拿過來的，我自己！我自己……我先對他說，要他和我結婚！你聽見沒有？你，貓頭鷹？聽見沒有？……是我把他從你們手裏奪過來的！我可憐他！你們把他折磨死了……你們是一種鐵鏈，不是人！你們的愛——對他是毀滅！你們以為——嘿，我知道！你們以為，——我這樣做是為了自己嗎？哼，你們去想吧……嘿！我多恨你呀！

達 葉林娜！葉林娜！你怎麼啦？

彼 葉林娜……走吧！

葉 你知道，也許，我還沒有和他行婚禮……你高興，是嗎？噢，這是很可能的！你先不要嚇人！我就這樣，乾脆和他同居……不行婚禮……可是我不把他還給你們了！不給！你再也不能折磨他了，不能了！他也不回到你家來——永久！永久！永久！

吉 萬歲！女人萬歲！

⊖ 喜訊節係指童貞女馬利亞得天使報信，說上帝與她同在，她將懷孕誕生救主耶穌。俄習此節在舊曆三月二十五日，是日必放烏雀出籠，以示喜悅。



阿 哎呀，老天爺啊！父親……這算什麼？父親……

彼 （把葉林娜推到門跟前去）。走……你走吧……你出去吧……（葉林娜在走出去的時候，招彼得跟他去）。

別 （無助地四顧）。這是那一齣？……（突然高聲而迅速地）。去叫警察！（踏脚）。趕搬家！明天就趕……哼……

達 爸爸！你怎麼啦？

畢 （驚奇得莫明其妙）。萬西里！親愛的！你還是做什麼？叫喚什麼？你應該快樂才是……

達 （走到父親跟前）。你聽我說……

別 啊，是你！還有你……待下！你為什麼不走？你也走呀……沒有什麼人好跟？沒有什麼地方好去？錯過機會了？（達吉羊娜，搖搖晃晃地迅速走回鋼琴那裏。阿庫林娜——手足無措地，可憐相地——向她奔去）。

畢 萬西里，——算了！你想想看！彼得現在不會再念書了……他要念書做什麼？（別斯謝妙諾夫遲鈍地看著畢爾契興的臉，點頭）。過日子——他是有依靠的。你攢積了錢……妻子是個份嫩的婆娘……你却叫喚，噪吵！怪東西，你醒醒吧。（吉見列夫哈哈大笑）。

阿 （號）。都走了！扔下我們了！

別 （環顧四周）。住嘴，母親！他們會回來的……不敢不回來！……他們上那去？（對吉見列夫）。你在這裏露着牙齒做什麼？你！爛瘡疤！魔鬼！趕搬家！明天就趕！把你們這一夥強盜……

畢 萬西里！

別 走開，你！倒臺的……浪蕩鬼……

阿 達吉羊娜，達吉羊娜！我的親愛的！你這生病的，不幸的！怎麼辦？

別 你，女兒，早都知道。你什麼都知道，你却不作聲。陰謀反對父親。（突然，害怕似的）。你以為……他不會把她，了嗎？把這個小娘們？娶個賊女人……做老婆！我的兒子……你們這些該死的人！不幸的人……放蕩的人！

達 別跟我說吧！別吊我心火了……

阿 小女兒。你太不幸了！害死了！把我們大家害死了……為什麼呢？

別 是誰呢？都是尼爾，那強盜……那混蛋！他把兒子都弄糊塗了……女兒都受罪了！（看見站在欄旁的吉見列夫）。你這樸漢，做什麼？你在這裏做什麼？滾出去！

畢 萬西里！爲什麼攆他呢？哎呀，你……腦子糊塗了，老頭子！

吉 （安靜地）。別叫喚，老頭子！凡是向你侵襲過來的，你不能都趕光……並且你也不要着急……你的兒子會回來的……

別 （很快地）。你……你爲什麼知道？

吉 他不會走得離你遠的。他這是暫時走到上面去，他是拉到那裏去的……但是他就會下來……等你死了，——他把這破牢改造一下，把裏面的傢俱重新按放一下，便和你一樣的過日子，——安守本份地，規規矩矩地，舒舒服服……

畢 （對別斯謝妙諾夫）。你看見沒有？怪東西！急性子！人家祝你好……說好話，給你安心……你却——叫喚！吉見列夫，——他，老弟，倒是一個聰明人……

吉 他重新按排一下傢俱，他便過日子，自覺他對於生活，對於人已經很出色地盡了自己的義務。他不是和你一樣的人嗎……

畢 兩滴水！

吉 完全是一樣的……又胆小，又蠢笨……

畢 （對吉見列夫）。慢點！你怎麼啦？

別 你……說話，別罵人……你敢！

吉 將來也會和你一樣貪心，自信，殘忍。（畢爾契與奇怪地注視着吉見列夫的臉，弄不明白，——他是在安慰老頭子呢還是罵他。別斯謝妙諾夫的臉上也是狐疑不決，但是吉見列夫的話，他很發生興趣）。並且他將來也會像你現在一樣不幸……生活是進行着的，老頭子，誰要是趕不上生活，誰就要孤獨地落後……

畢 喂！聽見沒有？這樣說來，——什麼都是該怎麼就是怎麼進行的……你却生氣！

別 停住，別煩了！

達 並且人家也不會原諒你那不幸的可憐的兒子，像我現在對你說話似的，人家將來也會對他當着臉說實話：你是爲什麼而生活的？做了什麼好事情？你兒子，也像你現在一樣，回答不出……

別 噯……你在這裏說謊……你總是說得頭頭是道！可是心裏怎麼樣？不，我不相信你。並且——無論如何，——你從我家搬出去！够了……我忍着你們我忍够了！並且你也……在這裏攪起了許多……於我有害的事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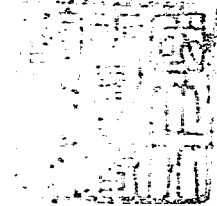
吉 唉，要是我呀！但是，不是，不是我……（下）。

別 （搖頭）。好……我們還要忍下去……好吧！我們等着吧……忍受了一輩子……還要忍！（走到自己房間裏去）。

阿 （追在丈夫的後面）。父親！我親愛的。孩子們爲什麼把我們……？爲什麼嚇死啊？（走到自己房間裏去。畢爾契與站在中央，莫名其妙地眨着眼睛。達吉羊娜用野性的眼睛環視着周圍，坐在鋼琴旁邊的椅子上。老人的房間裏傳出沉濁的話語聲）。

畢 達吉羊娜！達吉羊娜……（達吉羊娜看着她，不回答）。達吉羊娜！他們爲什麼有的逃走有的哭啊？啊？（看着達吉羊娜，嘆氣）。怪東西！（看着老人房間的門，走向外間去，搖着頭）。我去，好，到吉見列夫那去……怪東西！（達吉羊娜緩緩地身體彎下去，手支着琴鍵。房間裏發出許多琴弦的不和諧的高大的聲音，然後又消沉下去）。

【幕



870.55  
643-4

高爾基著  
(М. Горький)  
林陵譯

小 市 民

( М Е Щ А Н Е )

【 四 幕 劇 】



3 0532 8428 1

上 海

時代書報出版社

一九四八年再版

Шанхай

Эпоха

1948

E